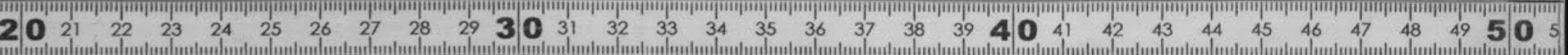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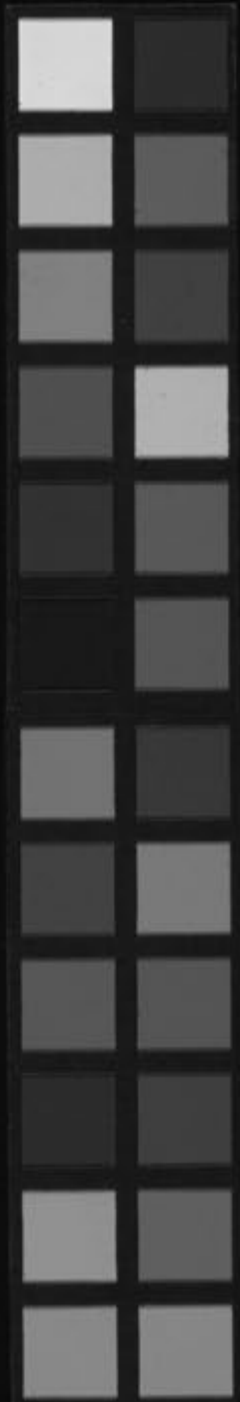


S110



F
シ-15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篤於教子幼 不遠節有 古人尚年以學為相尊之

而如弱三從 辭此亦字從儀秦董生來 長就學斷機 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

之訓維嚴孟 利吾國三字只曉得有吾 子斐由氏生 便不知有大夫主庶人子

子名仲子年 對曰節旨 八十四〇孟 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

子日人皆知 必言意言仁我而曰已矣 養其田而與 有舍此無可言意這兩句

知養其心養 且就理欲上看到下文乃 心博學多聞 陳出利害來此亦字隱然

之謂又日人 接善辨湯文周孔子之緒 皆知以食愈 何以節旨

能莫知以學 此節反覆言利之害以首 愈愚〇惠主 句為王王者大夫士庶人

三十五年孟 之倡也三日字皆心口計 子如至深明 較之辭目王曰至國危矣

年惠不表正 是從利上推到有害處萬 即去聲進齊 乘四句申說國危有兩必

惠若魏然侯 字學竟上人受厥萬取子 為三句又王咏一番以起

其心也求利 亦有仁而後利也 仁者愛上誠親指父母 亦有善而後其利也

也 義士敵 此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愛其君故入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

自親載於已也 其親者有之矣未有入君躬行夫仁其下胥化天仁而反遺其親

者也義主於微而微莫先于敬君不義而後其君者有之矣未有入 亦自仁義

而矣何必利 此則明情利害與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〇此章言仁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利未得而害已

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鑿鑿者所宜精察

而明辨也〇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天子望言利嘗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君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板本論夫利與仁義以理欲而論已有當言不當言之

寒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〇辨而其利害相去之遠耶王亦曰仁義以收

尊親之效而已矣何必 說統云戰國之君中利已深只空言以仁義或罔必不見

曰利以啟危亡之禍故 信故必反覆相形指陳利害而後可曲引之於仁義也

〇善其惡 此當樂時 王於治上 曲池 顧鴈鹿 鹿 〇善其樂此乎

四君言補注指旨 上五卷 二 章文堂

周文王庶子 斷制對利言尤切後義 畢公高封於 句就下之人說其端封開

畢後絕封為 自 庶人至畢萬 此節的確指仁義之利上

事言厥公伐 說就奪則無君親極矣若 為大夫駭 夫仁義絕無此禍未有二

傳至桓子與 字是反上交而決言之本 趙襄子韓康 文仁義主在下言誦補人

鴻鴈

王立章旨

鴻鴈鳥狀似此章見人君當公其樂於
鴈而小夜泊民閑鍵在借樂獨樂引
洲泊飛有先文王夏樂証賢不賢一法
後行列秋南一戒重法文王遺章內民
而春北鴻其字最宜着眼

○月令孟春王立沼上疑是接見後同
鴻鴈來言自遊於圃若謂沼上非見賢
南而來北也之所則豈見王之所乎王
仲秋鴻鴈來問是疑詞不是斷詞
言自北而來賢者節旨

南也李秋鴻此孟子迎其機而導以樂
鴈來言仲此之歸賢者也玩而後字
秋先至者為正是難詞以賢者何為王
王季秋後至不賢句只反足上意其賢
者為賢也。不賢內要隱伏民字此且
應此

應此 經如節旨
此正中賢者而後樂此之
比陽類也故在此中賢者而後樂此之
買至感陰氣意在借字上見引詩不
而角也

賢者

沼池也

賢者指君之賢者此沼池也鴻雁之大
字指所立所顯說。首虞鹿之大者
與之立於沼上顧視鴻鴈鹿而問曰不
知賢者之君亦樂此乎益猶自疑之也。
享不賢者雖有此樂也。此一章詩孟子
賢者不樂此也惟賢者之君而後乃樂
此若不賢者之君雖有此亦將不樂也。
詩云經筮臺經始是量臺之經度
所以不日王在臺而虞鹿伏鹿濯濯
成之故。王在臺而虞鹿伏鹿濯濯
因圍於後魚躍於文王以民為臺為沼
及沼於後魚躍於文王以民為臺為沼
其言臺臺字自不自謂其沼為沼
樂之六即指其樂也。能樂是能
樂之六即指其樂也。能樂是能
王成以勿也子來如子來趨之事也
伏至其所不驚動也。澤澤澤澤澤澤
民力而民反觀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
樂其所有益由文王能愛其民成民樂其樂

而文王亦得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也
大雅靈臺之詩有云文王既始於臺
以享其樂也。其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
之雖經始之時正恐相民戎合勿亟而
在靈則見鹿鹿馴伏而不動鹿濯濯而
靈則則見於充滿之魚躍詩言如此夫
民之怨矣而民顧子來趨事而反歡樂
文王之能樂可知矣此何故哉蓋由古
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因以能。湯嘗
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湯嘗
民欲與之偕亡。申其意。躋臺鳥獸
有此不樂之意也。湯嘗商書篇各時是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
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
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
民怨其虐因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
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
豈能獨享其樂哉臣故曰不賢者雖有
以夏樂為戒民惟恐王之不樂也即沼
○梁惠言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矣
盡心焉矣。盡心焉矣。盡心焉矣。盡心
耳矣是極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

類也故冬五言皆民樂君之詞靈臺之
感陽氣而角雲物也其下有圃圃中有
解脫性喜林沼併以游觀耳經始勿亟
此釋虞鹿與以見民樂之意是詩人極
集註異。美兩王在重看禽魚各得
靈臺。其所成遂其性在物如此
為愛積愛為於人可知文王以民力下
仁積仁為靈是斷詞釋詩重民歡樂句
者積仁也。加以美名樂其所有總根
夏王率遏眾有恩惠以及民如治岐之
力率割夏邑政是也能樂自民樂其樂
有眾率息弗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
協日時日易一故字
喪子及汝皆時日節旨
亡夏德苦茲此正申不賢者雖有此不
今朕必往樂之意在一獨字上見上
引書指樂民欲以下即貼

類也故冬五言皆民樂君之詞靈臺之
感陽氣而角雲物也其下有圃圃中有
解脫性喜林沼併以游觀耳經始勿亟
此釋虞鹿與以見民樂之意是詩人極
集註異。美兩王在重看禽魚各得
靈臺。其所成遂其性在物如此
為愛積愛為於人可知文王以民力下
仁積仁為靈是斷詞釋詩重民歡樂句
者積仁也。加以美名樂其所有總根
夏王率遏眾有恩惠以及民如治岐之
力率割夏邑政是也能樂自民樂其樂
有眾率息弗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
協日時日易一故字
喪子及汝皆時日節旨
亡夏德苦茲此正申不賢者雖有此不
今朕必往樂之意在一獨字上見上
引書指樂民欲以下即貼

河內河東築說亦可豈能獨樂哉正

魏都大梁在見覆亡之不服豈能獨享

大河東南故其樂作實事說

曰河東而以寡人章旨

故安邑之地此章見人君當盡心於王

為河內今何道盡心二字是主首節惠

中府是王欲以小惠得民次節孟

子言小惠不足以得民不

違節是王道盡心之先務

五節節是王道盡心之成

功未節其時政之失罪

歲二字正破梁王病源章

內雖教養並說要重齊二

之聲謹謹以邊民未知教猶屬齊道未

立動動以進全蓋因論救荒而發也

眾左傳云戰寡人節旨

勇氣也一鼓寡人節旨

作氣期於得民也首二句虛河

釋行云甲象察鄰國以下言盡心之實

物有甲以自來歸但一頭移民移粟一

禦亦曰介曰頭頭察鄰國便是為名非

東移徙移其粟於河內移粟是移

何也何也有歸寡人諸侯自稱寡人

寡人之用心者用也心即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寡人之民不加寡人之民不加寡

與斷曰案者以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
管見之精神政地不知檢指乎日不知
木蠹食葉為發指時而不知正指他
交章八食也 不盡心處其罪全在我了
老翁為少隱反白謂盡心而以歲為解
月令季春命此與殺人而發罪於兵者
野虞母伏祭何以異夫兵不能代操兵
招鳴鳩拂其者之罪歲能代失政者之
羽戴勝降於罪乎無罪歲二句通章結
乘且曲極遠穴與首節何也二字應註
篋后妃為戒能自反是革弊政發倉
親東嚮朝桑廉以紆日前之急益修其
禁婦女母觀政指行王道之始以及王
省婦使以勸道之成也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
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
改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反使狗彘之畜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所檢制
其至於塗炭有饑饉又不知發倉廩以賑貸之雖移民移粟而民且飢以死矣乃見
人之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用心之罪也歲凶害之也是何異於操刀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殺之也兵刃殺之也王誠無歸罪于歲而自反于已墮王道之始終而一
盡心焉斯天下之民至而可以言樂疏云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
王矣豈特加多千鄰國而已哉 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二畝少八十步也。
○梁惠曰寡人願安政教安對勉強看見 臣承上章言願安政教孟子之言
道以教寡人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 孟子對曰殺人以槌與刃
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甚言而無隱可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槌與刃
與兵刃有以異乎王曰槌之與刃器 以刃與政政謂有以異乎王曰
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一無以異也 孟子對曰臣試問王殺人者以槌杖
又問而曰孟子又問殺人者以兵刃與政政有以異乎王曰 臣有肥
王答也 臣曰之與政事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一無以異也 臣有肥
廩有肥馬廩是養馬之閉肥肉肥民有肥色廩色是予有餓死之民而食
廩有肥馬廩是養馬之閉肥肉肥民有肥色廩色是予有餓死之民而食
人死則無以異乎王曰 臣有肥廩有肥馬廩是養馬之閉肥肉肥民有肥色廩色是予有餓死之民而食

人所謂節者
身也
一安字見他虛心慮勢究
於上蓋所指噴承了徹也
以擬節旨
此合下節是承上歲兵之
意而敷衍之擬刀不重只
夢引起政字
以刃節旨
讓上節一滾說欲王知虐
政之殺人慘於擬刀也
庖有節旨
此正指虐政殺人之實是
承上節說食人食塗有餓
卒之意而究言之
獸相節旨
獸相食二句又是退一步
作跌醒語不曰君而曰父
母正見一體相閉處所以
動其惻隱之心也為民父
母恩有所屬行政責有所
歸不免惡在四字極冷
仲尼節旨

也充王之庖有肥肉焉充王之廐有肥馬焉以此厲民故民有飢餓之色野有餓死
之人夫養禽獸而致民之死此無異驅其獸而食人也擬刃之殺人不過是矣
○獸相食是獸類自食人惡之惡是惡其發 孟子對曰臣試問王殺人者以槌杖
而食 此正是 行虐政 聖君為父母也 聖君者民之父母也 夫聖君食人乃虐政之
獸不異類其自相吞噬人之見者且以其同類相殘而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為民
父母行政不免下宰獸而食人則是子以民之貴而反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
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此二句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此句是推仲尼
也哉 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使字指 備從 堯木 偶人也 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
有面自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
用象人以筮孔子酒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
食人之心然狗 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之
夫父母之于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臣不
開仲尼之惡不仁者乎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此句是推仲尼何
以惡之若此為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殉葬孔子猶惡之况以刺
民養物實使斯民飢而死也此豈不尤見惡于仲尼耶 人主欲與利必先除害相
如之何其可哉 吾王有受教之誠必先除虐政而可也 形以擬刃而知虐政之慘
更不止于兵相形以率獸而虐虐政之毒更不止于獸相形以作俑而知虐政之報
更不止無後上章因盡心之言欲導其行仁故其辭婉此則因承教之願欲使悟其

上節慘其詞以勸之此節失故其危其詞以惕之只象人而言

用便是不仁不必說到殺

敗於齊

魏世家惠王

三十年魏伐

趙趙告急於

齊齊宣王用

孫臏計救趙

伐魏魏遂大

將而合太子

申為上將軍

與齊人戰敗

於馬陵齊虜

魏太子申殺

將軍涓單遂

大破。

西夷地於秦

惠王十七年

晉國章旨

此章敘梁王以報怨之長

策救民正所以報怨也王

字是主全重施仁政上蓋

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

之疲孟子救他不可性急

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

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

我整暇攻彼疲敵有不戰

而為上將軍戰必無敵矣無敵於天下

則王矣

晉國節旨

晉國二句敘先世之盛東

敗四句歎今日之衰強指

號三晉時言死者謂先人

言以寡人之恥至及先

人不可不一為昭雪也如

乎

王如節旨

此章敘於養厲兵於襄正

是酒恥要領仁政廣說省

薄是仁政中最大最急者

今俱為兩國下耕修事皆由省薄得

將不忍相攻來刑斂自不可廢省只是

刑當其罪薄只是推正之

相見盟樂欲供厚斂必重刑二者亦相

而罷兵以安因耕而深則不苛且商益

而斂印以為轉而易則能整飾詳察皆

然會盟已飲盡力之意暇曰猶言壯者

而斂伏甲士為下制擬以捷言也考德

其重盡破之平百行修孝拂忠信而入

以歸秦惠王與出皆必以之則是事其

恐對河西之長上無異於父見矣可也

曰其用去法南旨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晉國即指文侯武侯

時非謂從前晉國也

嬰所知也知是寡人之身

寡人惠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廢於楚

自東敗至此皆寡人之恥

之字指原比死者指先人一酒之酒是雪

如之何則計言用何等計策乃

魏本

先人說原比死者指先人一酒之酒是雪

如之何則計言用何等計策乃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魏本

地獻於秦以二句只形容壯者可以戰和魏遂去安下往征方說到戰上

色徒都大梁 彼奪節旨 此與上施仁節句句相反

楚世家楚懷 陷溺其民即指上節說以

王六年楚使 柱國昭陽將 仁伐暴無與為敵故制極

兵攻魏破之 可捷也 故曰節旨

於襄陵得邑 兩仁亦敵而暴亦敵以仁

八此與註七 制暴則無敵無敵則可以

區不合 王矣更何計國之大小哉

梁襄王 勿疑二字直與他打破後

襄王立惠王 壁註迂闊正昭仁政言

梁襄王 梁襄章旨

大兩雪至於 此意見人君欲一天下在

牛曰壞城郭 於仁不嗜殺人四字極重

且為極道而 告新君而先動其不忍人

慈民其病之 之心所以正其本也天下

難處請弛期 莫不與節正中不嗜殺人

莫曰不可惠 者能一之故

公權見太子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梁襄節旨

民怨之深矣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征其虐民之罪彼民故曰仁者無敵仁

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夫誰與王敵哉此所以制挺可捷也

指仁者請勿疑勿疑指上節言注謂政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故古語有曰仁者之君天下無敵知仁者之無敵

更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則知百里可王亦惟聽諸仁政之施耳王請勿以

子言為疑而斷然以施仁政為務雖以梁襄之昏庸而王可矣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雷也哉

○季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 普孟子在梁適襄王而即位孟子見之蓋

得行于 出語人曰 出語之人想是同志隨 望之不似人君 望是遠而瞻望不似

其子也 行者非泛泛外人也 望之不似人君 望是遠而瞻望不似

之而不見所畏 所畏是近而親就其威 然問曰 容辭氣不當處 天下惡定 定是

吾對是于一 是曰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幸然急遽之貌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蓋 及見襄王容貌詞氣之陋遂知其不足與有為乃

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出而語人曰方吾之見王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

度近而就之不見所畏之威焉且幸然急遽而問曰今列國分爭天下當 出語

惡乎而後定吾對之曰今天下勢分無統此所以不定必合于一而後定也 出語

是期君之過亦非開開評論總因當時未 能之也 王問曰至又問曰今列國

有不嗜殺人者故特為天下人牧告耳 能之也 王問曰至又問曰今列國

能合而 對且不嗜殺人者能之 嗜殺如好獵 嗜言對曰必也以不忍

殺一人者為 孰能與之 王復問曰至復問曰今天下之民各事其主雖有 對

能統之一 孰能與之 王復問曰至復問曰今天下之民各事其主雖有 對

曰天下莫與也 莫不與言盡 王知天下莫與也 七八月間旱 旱比當 則苗槁矣

苗槁比民惟 天淵深雲 天比仁君作雲 沛然下雨 雨比仁 則苗浥然與之矣

惇于虐政 天淵深雲 天比仁君作雲 沛然下雨 雨比仁 則苗浥然與之矣

稿時也此譬 其智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不嗜殺者 見皆養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不嗜殺者 見皆養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不嗜殺者 見皆養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不嗜殺者 見皆養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不嗜殺者 見皆養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不嗜殺者 見皆養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不嗜殺者 見皆養 其指苗如是 孰能與之 今夫天下之民牧人牧是養 亦有

也不過一讀耳

無傷節旨

此正解先羊何擇之難只無得也三字先了却愛子一重仁術是仁且生術非以術行仁之謂先羊無別只見與未見有別未字可味若見亦不忍矣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以未見者為可殺故說個遠廂屬於禽獸三字亦可味於禽獸只好如此所謂愛物也若仁民豈論其見未見哉胡氏云一本心也巴發主於擴充未發在於豫

王說節旨

此節乃前後過啖王於水心畧能察識下皆孟子敘王以擴充也前難以牛羊何擇實真無可解却說山見牛未見羊理齊王問

胸懷登時解脫故憐感厥旬且重是當下能認取本心子此心合於王句亦問得緊處是心足王句相應

有復節旨

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王不解合於王看保民甚難故先分疏難身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恩處首

今恩三句難得最緊切乃一直從策慮許民切物緣就心上說仁民易愛物難就心上說重難易句人皆有力有明有恩道不用耳用字最好為不用恩正獨何處之故用恩是統同說推恩則有次第矣

不為節旨

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齊王在形

心乃說曰巧言之詩有云他人有心予能忖度而知也正其人有心夫子忖度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乃行之自以為不忍矣及聞天子生羊何擇之難反而求之則又不得其所以不忍者夫羊以見牛未見羊言之于我前曰不忍之心復戚戚然而又動焉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此不忍之心特加于一牛耳夫子乃曰是心足王吾曰有復於王者曰設人言告焉是足以舉百鈞而不知其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不足舉一羽明是察察之末而不見與薪此是易其所難而則王許之乎曰

否不人恩足以畜獸而功不至於百牲功指獨何與何是然則一羽之不見

譽為用焉然則字承上來不用興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不用明有百姓之不見

偽為用焉恩不用恩故王之不保也非不能也非無恩

不能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

為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

父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

則於民切而於物物雖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

而王非不能也孟子又設論以啟之曰有人復曰王者曰吾之力足以舉百鈞

但自不肯為耳恩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吾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小而不

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為誠然乎王曰吾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

能見大者也孟子曰王既知此則知保民而王無難事矣蓋民物之待吾仁者有

急而吾之施仁于民物者有難易今王不忍牛之死固足以及禽獸是難舉百鈞

察秋毫也而乃坐視斯民之危功不垂于百姓是羽之不舉輿薪之不見也固難

及于所難而獨不能及于所易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為不用力

為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為不用恩焉既不

用恩固以不王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曰不為與不能之形何以異

乃能之而不為也非欲為之而不能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用一以字便是兩語人自不能是誠不能也見非

別為長者折枝不重長者之命語人自不能是誠不能也見非

故王之不至不用恩挾太山以超北海類指不王之不至是折枝之類也

類指不形狀也挾以挾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

為之類也之類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得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王問曰夫子謂我之不至是不為非是不能敢問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子曰如挾太山之重以超北海之廣此事之至難者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而并

諒也至王承長者之命而為之折枝此本無難事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而并

也非力有不足而不能也然則推吾國有之恩而加同類之人亦何難之有故王之

不保民而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保民而王是折枝之類也相異之形若此

狀上問本呆故孟子只與淺聲之未四何兩相形處雖是拾語全要得鼓舞他意使知保民只在用恩故下遂告以推恩之事

老吾節旨

此正教王以擴充而明是心足王之實也吾老幼人老幼理一分殊老之幼之自各有實事在天下雖大推而及其之運用甚易故曰可運於掌運與視不同視聽手屬易知運於屬屬易行兩及字分明是舉斯加彼引詩只作一証先舉妻以兄弟次家邦皆彼也擲出一心字指全體之心言舉加見其直捷正明所以易處故推恩一句是結上意推恩者不是推全牛之恩以及及及全牛一事認出良心本體即從本

也古之人三句又見引古以証之善推字重看以去各合於王意已盡未復以今恩三句重難之又最

權然節旨

此節是聖王認出病根來權度二字註難實講然要含稱之且星之意物無權度所差只是一物若心無權度則自老老幼幼以重寡妻兄弟家邦仁民愛物無不顛倒錯亂豈特一物之差而已哉故曰為甚王請度之欲王自稱量其心而施恩有序也註本然權度謂當然之理亦只是此心抑王節旨

邦家邦言斯心加諸彼也言是釋詩樂是用斯心指仁心加故推恩以保四海故字承舉斯心句來推恩是推不推無以保事是舉至古之說王說海老老幼幼之恩保四海就是王不推無以保事是舉至古之說王說

所以公過者功業說無德焉別道善推所為而已矣心見于行事曰所為今

是以及於斯也至於百姓猶與獨守對古言何是也老以老事之也

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童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濟之篇刑法也基基其德之妻謙詞也御治也推恩則眾級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夫王之不用恩今之欲王惟在干推恩而已必故復推本而再問之也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焉先施德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與幼無一不被吾老老幼幼之恩其恩之及于天下也特運諸掌耳詩云刑法于寡德之妻至于我之兄弟推之以御于家邦蓋言文王能舉仁心施之于家而家齊施之于國而國治總不外斯心之運用而已然則老老幼幼獨非此心之所推乎故人君能推老老幼幼之而則包含福澤足以保四海之大而無難所謂是心足王者此也夫不能推老老幼幼之則則眾叛親離且無以保其妻子況四海乎古之聖帝明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人者豈有他道哉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善推其所為之序而已矣今王固足以及於斯也而功之不及于百姓則行

逆施不能善推者獨何故與權後知輕重權後知長短權後知物物皆然言凡物皆

心就應物之時言王請度物之輕重言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

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不然

仁民之心輕且短夫其當然之原而不自知也王特不其度之耳彼物有輕重必權

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言以權之然後知其孰孰孰孰孰孰孰孰

短必度以量之然後知其孰孰孰孰凡物皆有然者况心為萬化之原其輕重長短

之難齊苟不以本然之理為之權度則所行錯亂又豈但一物之失已哉是心之不

可無權度更有甚于物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百姓是愛物之心及重且長仁民

之心反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厚者亦不度故也王請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知已之

不得其平者矣抑王得兵用兵是擊危危是喪敗士是將帥德外德是結

仇怨也後快於心與快樂自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者實非人心之

所快有甚於殺敵殲之牛者故曰夫愛民之心宜重且長而王反輕且短者豈無故

抑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耶抑王必欲與甲兵以示威危士臣以取勝權怨

于鄰國之諸侯以稱雄天下然後快足于心而為是以為快王言者何快於是

則殺萬民之命有甚于殺敵殲之牛者揭不于此而度之王言者何快於是

是皆上三事將以攻吾所大欲也等事此處直合王言者欲快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

與上節相反亦云制產者蓋非百畝之制因其所制之產而立厚斂之法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所以豐凶皆受其若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王欲節旨
此反本指制產言是起下文不是結上文。

五畝節旨
此承上反本而詳陳制產之法要得推恩意所謂發政施仁以及人之老幼者俱從不忍一念擴充出來五畝三段是民有恒產五畝百畝雖難雜為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首以時無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事妻孥應恒產制民可以有恒心故有謹庠序一段正阻斷之善二句

一畝正阻斷之善二句
應重制產邊教只帶言以應上恒心耳老者二句束上起下衣帛食肉要帶不負職說不飢不寒要帶知孝悌說無不保之老幼也然而不王二句見大欲不求而至又正與保民而王應以完無已則王之旨。

莊暴節旨
此章見好樂當通民情也與民同樂為主前三節歸重在甚字要合同樂意照醒機關全在可得聞與節臣請三節分出甚不甚樣字未節是勉詞

好樂
齊王悅南郭齊音溫良而能斷亦傲辟之吹笙廩食而驕志好樂何如一問正以數百尺蓋恐王從欲處多好樂甚二鄭忌之鼓琴何通篇之意已具其即合曰且言南生其用言

○制民之產
今字與上明君相反非不制也制民之產也但緣古之名失古之意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事妻子上與俯仰有樂感終身不為於死是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不得盡資相反樂感終身不為於死是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不得盡

王欲行之
王欲行之指發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王若欲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則盡及其本而制民之產哉

可以養其老
此是制產以養其老者之衣也豚狗彘音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是制產以養其老者之衣也豚狗彘音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是制產以養其老者之衣也

已然雖有仁
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勸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惟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正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譬喻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制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夜以田百畝外有五畝之宅而精不能悟是可知也

梁惠章句下
凡十
○莊暴章句下
凡十
○莊暴章句下
凡十

○莊暴章句下
凡十
○莊暴章句下
凡十
○莊暴章句下
凡十

雪宮節旨

此與眾惠王問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者其詞逆賢者亦有此樂指賢人其詞

不得節旨

用上句以引起下句不平合兩非字便見君民一體之義民固不可生非上之心君又何可專樂於已而不憚其民哉

樂民節旨

此根上引王與民同樂而及其效樂民樂民易便

對有

對有有是宜人得入指民不得是不得則其矣非設勝曲雪宮離宮名

亦非也

此使見有亦與同樂者亦非也亦非也以不恤下不安分上不安分不

樂矣

樂矣天下天下字見不為一已皆天下之公樂

轉附乃太王兩以字着力即此便有天下接然而不王三句

昔者節旨

景公晏子乃謂習耳孟子引之重在法先王上遊觀

晏子節旨

此節語意極重省耕省斂之重如無其事句雖結

上五卷

二十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于王朝也

以勅天命其者好君也...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明堂天子... 明堂章句

子之說景公也可知矣...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

四書補註備旨

上孟卷一

四書補註備旨

上孟卷一

公劉 周本紀后稷 之與在陶唐 意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 虛寡之際皆 有合德傳至 不啻晏后氏 政衰去穆不 務不宿以失 其官而奔戎 狄之問不宿 卒再傳公劉 立雖在戎狄 間復修后稷 之業務耕種 行地宜自添 漁渡渭取材 用行者有資 居者有蓄積 民賴其慶乃 遷於豳百

王如善之此善字緊 接上來。則何為不行是請其不 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是 財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 田有露積 家倉廩乃其儲糧 王曰寡人好貨 思哉用光 思和民而顯 良矣斯張 張是張 干戈威揚 四者皆兵器 勞啟行 遠啓行 故身者有積倉 居是乎 行是遷都之際 此二句言民富然後可以安方啟行是孟 意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與百姓同不是以此貨與百姓 只是推已及人使人皆富足意方 王何有 明堂不必毀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 劉之篇稱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戰安集也 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威於也揚於也啟行言往遷於邠也何 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 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言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王如 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王如 之也寡人稟性之偏而有疾寡人之疾在於好貨故取民無制不能行王政也孟子 對曰好貨無妨於王政也昔者文王之先有公劉者亦嘗好貨矣大雅公劉之詩有 云公劉乃積乃倉以厚其民乃裏盛餼糧干無底之囊有底之囊既有行糧之具於 是思安集其人民用光大其國家遂張夫弓矢與夫干戈威揚之器於是始啟行而 往遷於邠焉由此詩觀之可見公劉好貨又能推好貨之心以同于民故民居者有 積倉之儲行者有裹糧之備也然後可以安方啟行而開王業王如好貨亦能如公

好色節旨 此又因王以好色為疾而 借太王以誘進之也太王 人思其德而非好色者在詩中爰及 敵之賦焉公 劉一章首云 朝水泔泔水之泔泔水之 亦正申好色同民意當流 匪康迺揚迺 亦正申好色同民意當流 劉之於民也 知重兩無字即所惡勿施 其在西戎不 念頭好色與百姓同之在 敢寧居而治 保全其室家各遂其婚姻 田畝既富強 土上迷公劉遷邠在平定 矣思節民而 安集之後故以完精聚為 顯其業乃遷 先此迷太王遷岐在沔 幽 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 威揚 務一以遷邠而開王業一 二者斧鉞之 以遷岐而基王迹此意須 別名斧小鉞 熱在兩王如上方與於王 大。 何照應 王之章旨 夏殷以前此章專為四境不治發末 四書補註甫旨

劉與百姓同之使皆富足則天 下之民歸之矣於王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是 色愛厥妃 妃即詩古公賈來朝走馬西水泔泔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 聿來如 當是時播 言同來當是時播 亦如太王命 於王何有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王 之民無怨曠 於王何有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王 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賈父太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至猶也泔泔 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相也室居也曠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 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曰人君言皆所以瘥其善心而格其 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瘥其善心乎愚謂此篇自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范圍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 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聖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于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 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曰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 存天理其法似疎而寔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 王曰寡人非特好貨 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王曰寡人非特好貨 有疾寡人之疾又在王好色故用度奢侈不能行王政也孟子對曰好色亦無妨於 王政也昔者文王之祖有太王者亦嘗好色而愛厥妃矣天惟綿之篇有云古公賈 父來朝走馬以避狄人之難率循西水之泔泔至乎岐山之下爰及姜女事來相與擇 字而居焉由此詩觀之可見太王好色又能推好色之心以及其民故當此播遷時

可也之疑察貼湯武身上
說古來臣弑君者必以
大惡之名湯武行之反以
為聖人是世之所大不可
者至湯武而獨可也故問
賊仁節旨
賊仁將本心全壞了賊義
在事說殘乃殘破之殘
以說字換弑字以一夫換
有字議論關係不小。
臣字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任賢以治
國意上節論齊王不任賢
下節曰不任賢上見得不
愛國也兩節論雖各別意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臣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資于木王知為臣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為能勝巨室之
任也使匠人誤斷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為不能勝巨室之任若任木則欲其大如此
乃夫八之賢者幼而學夫仁義之道及壯而欲以其所學者見之于行作自小便以狗
人者王則曰姑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是任賢反欲其小如此則視
王任木之喜大
怒小何如耶
今有璞玉於此璞玉是借喻
玉人對賢者說影球
對治國說之指五言
天彫琢玉哉何以異是何故不
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
不遇益
以此耳
也王之愛王亦其矣至于治國家宜不啻治玉璞玉矣使賢者以治國家宜不啻使
玉人治玉矣而王則曰姑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則何王之治國家
乃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萬乘之國不知愛萬鎰之上也王能
反愛玉者愛國自不容不以任木者而任賢矣吾願王其熟計之
玉意在此言故兩節提出作骨此孟子
見王本指也一說是孟子揣主意而言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工師
小令季春命
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
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
提精神全在則何如何
以與二句上。
臣字節旨
為臣室即為國影于大木
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其行是行言皆舍所學之

燕 後言取之孟子意在勿取

齊伐燕之 按史記燕王會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

周同姓功臣 宜王托之齊而難知

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人 宜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曰君病佐文 子決之人心懸而可據

取之是收其版 以寡之國 指齊 看覆之 五旬是五日言

武定天下為 武二豈是應他兩個或謂

也 人力不至於此 指智勇之力 不取有矣 此句正見

於名謂之召 齊人節旨

以伐燕為直 王事與史 宜王意欲取燕乃託之天意而問曰勝燕之功成矣或謂

康公相成王 此句是春秋書法曰齊人

取之又一策也 人言不同若此寡人試以意度之 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勢

于自陝以西 見齊非伐燕之君曰伐見

均力敵未易勝也 今特五句而舉之 吾恐人力不逮至於此 或者其天意乎 夫與不

伯侯封其子 燕有可伐之罪曰勝之見

取之以順天心 夫子以為何如 季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此意 古之人有

為之 伯其他 齊非能勝燕自潰耳

行之者武王是也 紂言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此意 古之人有

爾州蘇縣是 或謂節旨

指以服 商紂之世 文王三分天下 其二以服 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

也 按戰國 兩或謂皆托詞以勿取時

事殷言 天下張子曰 此事固不容髮 曰之問 天命未絕則君臣當曰命絕則

東蘇秦在燕 起取之以人力轉出天意

為獨天然命之絕 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 諸君子對曰 天意不可知 亦決之民心

與其相子之 正見其當取也 殊不思乘

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得而已使王取之而燕民皆悅 是天與

齊而蘇代與 亂俸勝且不可謂之人况

齊也 則順民心以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因八百之人心以伐商是也 使王取

子之交秦死 曰天子

之而燕民有不悅 是天不與齊也 則順民心而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因有

齊宜王復用 取之節旨

取之之心 以事殷是也 則燕之可取不可 以寡之國 伐萬乘之國 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 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

代代為齊使 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

是取之民 心是矣 紛紛眾論 何足據乎 以寡之國 伐萬乘之國 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

燕燕王問齊 是在先度定之意也 引文

如也 則順民心以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因八百之人心以伐商是也 使王取

王何如到曰 武只欲箇証驗不必深為

必不聽不信 別曰

其意以激 齊王有倚仁 政風聲先及

取之之心 以事殷是也 則燕之可取不可 以寡之國 伐萬乘之國 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

也 於是見燕王 燕國而饋食 齊以迎王

是取之民 心是矣 紛紛眾論 何足據乎 以寡之國 伐萬乘之國 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

以國讓子之 師哉 觀史記將軍而破與

假如之如益 運也 矣 見不可 言 齊若更為暴虐則民

三年大亂 太子平謀攻子之 齊因而

順民心 民心悅 夫欲知天命 自當觀人心 而欲得人心 必當施仁政 以濟萬眾

子謂直王 赴之以破 則齊合諸將

以知上師 皆自有也 故特以避水火之慮 而望救于齊耳 王直以仁易暴 拯民于

因而伐之王 亦燕人自為 內應 豈有

水火之中 可也 若不順其心 更為暴虐 是以水濟水 而水益深 也以火濟火 而火益

合章子伐 齊 他故 暗見得不是 天意其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士卒不戰 城 則益深 益已 猶見其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門不開 燕王 將有 齊兄 係子 弟 之 取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噲延齊 大勝 意亦 運而 已矣 此 打穿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子之亡 後聲 以 救齊 王勿 取也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齊 救 此 章 旨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何休云 禮 此 章 旨 齊 王 以 仁 意 歸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器腹方 員 重 置 石 旬 齊 王 與 孟 子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曰 齊 水 也 謀 齊 兵 向 欲 得 燕 子 為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飲也 或曰 酒 齊 王 謀 齊 兵 只 是 謀 燕 是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也 動 天 下 以 上 皆 齊 王 所 以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取之 是 不 用 孟 子 之 言 將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四書直解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上卷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五

得也 則民如 而望齊之救 齊亦轉而望救于他人矣 為 此處只是救他反

雷 兩氣成四朝 侯多謀按節而日多謀伐 陽射則在 寡人只見諸侯生心欲與 寡人為難耳仍是總情 則在東李登 國不台臣開二句是綱領 且虛說下二節詳言之

湯一節有 此節誅君弔民是為政於 天下之根子雲霓以土先 引書而後自說見湯前未 至而民望之切歸而以下 先自說而後引書見湯師 既至而民望之深天下信 之本平日發政施仁來東 西三句正狀其信也若望 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雲者 疑其不求也誅其君乃所 以弔其民不平過節重在 已征而民望一透正與

謀按推謀已定而兵向未 加也諸侯亦非真激於極 鄰之義特借以為名耳待 之且問止兵之策不說諸 侯多謀按節而日多謀伐 寡人只見諸侯生心欲與 寡人為難耳仍是總情 則在東李登 國不台臣開二句是綱領 且虛說下二節詳言之

下殺其父兄四句反照 今燕節有

此節殺係等事是與人的 根子上半截孟子亦始與 許之非真箇如湯之天下 信之也下牛截則全與湯 所行相反矣若字是藉敷 之詞不作設詞看其強已 有乘我之心倍地則益起 人之忌不行在政又令人 得執之為詞兵端自我開 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

王速節有 此為齊王書策正答何以 待之之問速出分者先將 此意布告諸侯以安其心 而後風聞於諸侯也出分 包下三事重置君而去土 去君以主召公之祀是說 無君而有君矣猶可及二 字封上速字看其得後則 無及也

同書請注此兩句

湯征葛也 先征天下信之 湯西面而征北狄也 湯西面而征北狄也 湯西面而征北狄也

歸者不止 歸者不止 歸者不止 歸者不止

時雨也 時雨也 時雨也 時雨也

民大悅也 民大悅也 民大悅也 民大悅也

書後我后來其蘇 書後我后來其蘇 書後我后來其蘇 書後我后來其蘇

為湯於水火之中也 為湯於水火之中也 為湯於水火之中也 為湯於水火之中也

金湯長 金湯長 金湯長 金湯長

王往而後 王往而後 王往而後 王往而後

民以 民以 民以 民以

受然 受然 受然 受然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其重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鄒穆公 穆公曹姓子 子却田有司推到君身上 是探本之論章丙出爾反 爾句亦前後開要。

國人反其旌倪之係與者止其重器之未遷者謀於燕國臣民之眾擇其賢而留立者置為親君而後引兵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為名齊不為暴諸侯不得以伐暴為說猶可及其兵之方動而使之中止也臣所以告王待之之策如此苟是令不出即出而不速則諸侯之謀遂成而救燕之兵且至臣不知所以待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管子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矣王遊。

珠生於大海
中乃蚌蛤胎
也理雅云龍
珠在頰喉珠
在皮喉珠在
口齒珠在足
蚌珠在腹○
管子曰王起
於禺山珠起
於赤野先王
以珠玉爲上
幣

宜雖合遷守並說然孟子
微大王遷國有許多委曲
不忍棄之意迷或入效死
之說直任斬絕可見專重
在守邊。
竭方節旨
此特引大王遷國得民一
說以開廣滕文耳皮幣六
句雖是事大之禮然正謂
定遷國之計借此以緩敵
意何患無君絕拜委之秋
人接云我將去之便是有
君但大王之言忠厚不迫
全足寬慰鄰民不得已而
避難圖存未嘗直率其從
遷也仁人何重仁政感人
有素上臨時仁言帶說臣
氏云去邠前如何籌畫踰
五十里日邠
而南之百三
十里爲泰天
王之遷。
或曰節旨

此仍前章告以效死一說
乃其正也諸侯以保社稷
以遷故思也爲孝何可遷
先人所受而世守之受是
受於天南循今西土子效
死勿去宜補八前章愛民
意
君請節旨
孟子言則有二焉守
是。定之策對遷言則有
二二者之中却以死守爲
正酒抑揚說又呂氏云或
遷或守必有一番經濟實
學在只要自問何如
魯平章旨
此章見君子出處在天不
在人前二節是孟子將有
所遇而阻於人後一節因
有所告而歸諸天以天字
作玉屢變人當與公伯
平公通齊宜
齊平章旨
王會公爲終
山下樂正章
君已將出有司豈得未知
四書補注前旨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竭力以事大國
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可如何可

諸道孟子於所之倉特作爲不知者而
平公曰孟子謂以沮其出耳將見孟子
私淑仲尼其四字中有多少勉渥周旋
德足以輔世意思在城氏說口方敢乘
長民其道可間而入何哉是驚怪之詞
以發政施仁二字直貫到後喪踰前喪
君句爲不見句往轉身匹夫本是閣主
平

夷與
陶唐氏始乘
形車曰馬則
重駕之始也
○人君乘車
意有畏懼意
鳴以雁行節
○天子駕六
馬與若三若
朽者之駁六
馬正于
○天子駕六
馬與若三若
朽者之駁六
馬正于

直稱孟軻君前臣名也
不曰倉告而曰或告諱其
姓名所以爲尊也而所以
四句不具問辭乃是折倒
平公語三舉五舉正項實
土面土與大夫之禮蓋居
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應
以爲言因當爲厚禮言之
故以見其不爲踰也

八見節旨
子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此句拍同非踰也

王齊之所以易也

齊宜慕桓文而曰可得聞

其莫管晏而曰可復許皆

實望不敢必之辭

子誠節旨

丑原齊人既在門墻宜知

離高大不固於齊俗也誠

齊人重在節誠字有鄙夷

他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開節旨

引曾西曰管仲事功為聖

明弟子明蓋稱也敢只是

畏敬非必畏之為不敢及

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

其不敢當始及管仲玩然

則二字亦知管仲不及子

路也其識高矣。層但未

知曾西耳得君三句將專

與久兩路相形正見無解

於功烈之卑重功烈卑句

重言曾此乎者此見與此

之見也計不知王道而行

霸術是預透下意宜揮

不為節旨

裏見得孟子與曾西同

淵源為我願猶云替我願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氏之子特入耳焉能

尼之而便子不遇哉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公孫葛上凡方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以二字重舉之詞。氣貫
至天行句猶字然後字緊
相呼應與反手對照極言
其難以起下易字大行就
文德洽天下說文王不足
法非疑文王正疑孟子之
過於自許也

文王節旨

通節備言文王興起之難
以發明文王何可當。句
由湯至難變也見人心載
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
見商家遺澤之遠又有至
輔相之見眾賢維持之力
故久句德承上三層言時
之難尺地至方百里起言
勢之難是以難句統上時
勢之難是以前時勢至下節方
勢之難是以前時勢至下節方
勢之難是以前時勢至下節方

六七作

湯之係太甲

放嗣後憂

也為太

人甲四世

使吾向德被刑述有數。○曰以齊王反手也。王是與王。反手言。孟子曰。至天行句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以起下易字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文王不足法非疑文王正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曰以齊王反手也。王是與王。反手言。孟子曰。至天行句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以起下易字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文王不足法非疑文王正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今言其然

化大言其然。易然指猶。則文王不足法。與。法則也有疑。孟子曰。至天行句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以起下易字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文王不足法非疑文王正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曰以齊王反手也。王是與王。反手言。孟子曰。至天行句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以起下易字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文王不足法非疑文王正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運之掌也

政善政以純綱

子言三子親之

後失之也

文猶方皇

武丁至紂凡七世

太戊祖也盤庚

湯由湯而太甲

人必天下歸殷

衰王業未改

世尚未久也

政猶可存而

卿則有膠鬲焉

天下尺地莫非

是文王所處之

大業而致王若

斯之難也孰謂

文王為不足法

乎

齊人復言

自耿遷殷作

兵地廣則財富

民眾則有財有

民則有財有民

則有財有民則

有財有民則有

財有民則有財

有民則有財有

民則有財有民

則有財有民則

有財有民則有

丑置義不問而問浩然
之氣其間其體段光景難
言覺十分微妙大哉形容
下至六二節止說所謂浩
然之氣集義二節方說所
以善養

至大節旨

此是言氣之體段如此至
大橫說便是盛大至剛堅
說便是流行兩至字見難
也清濁不分非體用之體直義又無
太始形之始書是兩層剛大人所同具
也清者為精未使見得塞天地必借道
濁者為形太養無害者身上指出塞干
齊實之始也天地何業不立何功不建
已有素朴而有剝離惟我意自與首節
未散也三氣得行道焉相應

塞天地

大初氣之始
也清濁不分
非體用之體
直義又無太
始形之始書
是兩層剛大
人所同具也
清者為精未
使見得塞天
地必借道濁
者為形太養
無害者身上
指出塞干齊
實之始也天
地何業不立
何功不建已
有素朴而有
剝離惟我意
自與首節未
散也三氣得
行道焉相應

此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
剛義與連乃上節剛六塞
天地之實落處義就一處
下所行會無不慊下心意

是氣節旨

此方以養氣之始言之孟
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
所生一句上言集義不及
道者道體也義用也言用
則體在其由體上無微工
夫處故只說集義氣之生
由積漸致然義而取者
只是些空氣不火則消也
行有不慊何跟集義說為
是註中一有不合乃對集
義而言若集則何從語此
集義外義只是將義屏除
去并非義能而取者也

可謂南圭也

上之五卷一

必有節言

此正言善養工夫只在義氣...

上着力不在氣上養方有...

忘勿助長養氣之終事玩...

其集義所生故當有事勿...

勿正勿助上截有事且主...

見下截勿忘是張勿助長...

是翁味註但當不可字可...

忘承有事勿助長承勿正...

就上立意說進一步耳引...

宋人一段甚言助長之為...

害益助之心生於正而助...

之害甚于忘也天下之不...

助以下但自養氣者說却...

帶定偷意就助之害在於...

忘慮痛切言之以為養氣...

必有節言

然之謂朱子曰是字與非字...

氣哉之病然不知心之慊...

必有事焉勿正有事是此...

必矯揉以助之其病無若...

九大也下詳言之無若宋...

歸謂其人只自病矣助首...

偏是天下之助也助首矣...

也無若宋人然成詞宋人...

不枉苗是喻詞見助之長...

無善於氣之甚息助之長...

不能生不敢向前更言之...

故事而可養起來更言之...

有所事也正預期也此言...

勿忘其所有而不可作為...

無知之親其人家人也病...

父母從上五願字來無辭句只堪成致意之通出未封天言曰吏民之父母天

此章為當時殘忍之君而發首二節是綱中三節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渾淪說箇不忍之心自該性情言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

此口與死王做個極模樣子以為極之極上二句

此節是不忍人之証驗焉要負仁見二字然然而感

由是觀之是字指仁見真

由是觀之是字指仁見真

○孝見人着不忍之心人兼智愚賢不肖說不忍之心以為心所以人

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內交見非以要譽見非非

見字指在言謂之非人也非人見決言無意之非人也

也非非之非人也非人見決言無意之非人也

也非非之非人也非人見決言無意之非人也

也非非之非人也非人見決言無意之非人也

心語氣接上其無字與
有字反照非人也不是
詞只反言以見其必有
子云羞惡三者皆是惻隱
中發出若無惻隱則本心
斷喪三者皆無從山矣故
惻隱比三者較大

惻隱節旨

此原情為性之所自出以
見情之必有非如性善單
性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重
性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
道理則隱著惡辭是是非
是已發底端倪八個之字
分際分明四個也字指點
融治端字對下充字說見
端可充而又舍不可不充
意程子曰以其惻隱知其
有仁此語得最分明
人之節旨

四體也

四體是手足
有是四端而謂不能者自賊也
自指君說
謂君不能者賊其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有是四端

四端是仁義禮智
人之有是四端
禮智之端
猶其有

矢人
黃帝臣史表
作矢周禮夏
字較實能充
便有不忍人
官司弓矢掌
之政子以四
端達為許多
八矢之法狂
經論皆置故
遂云保四海
天網矢利火
是然遂之究
竟處與治天
射用諸守城
不可運之掌
上相應註即
車戰後矢遂
地子捐四端
言由此字插
矢用諸近射
然遂言
用備始失也
矢人章旨

矢人章旨

矢人章旨

矢人章旨

矢人章旨

矢人章旨

矢人章旨

矢人章旨

矢用諸式射此章教時君因取辱而勉
恒矢用諸於仁與人則榮章同意首
諸射○者節言人當慎術以節引聖
工記矢人爲言以見擇術當在仁三節
矢雖矣弗矢深爲不仁者豈末二節激
參分一在前之爲仁在乎反已
二在後兵矢 矢人節旨
田矢五分三 此借矢函在匠引八本文
在前三在後 兩惟恐字註兩利字皆以
投矢七分三 必言心以術異也術字承
在前則四在後 矢函函而推廣之不可
參分其長而 不慎言當就其至吾仁者
殺其五分 去其害吾仁者故字中正
其長而初其 當得醜擇術意須重看
以其節厚 里仁節旨
爲之物深小 此言不仁之由於不智以
之以辨其陰 見擇術不慎之故論諸處
陽其陰陽 仁言仁里此指仁道天惟
以認其比夾 一管無並於仁而仁尊天
其比以認其 不一體有統於仁而仁益
以認其比夾 首宅之始基無擾吾仁而
以認其比夾 則仁安宅之永固有震吾仁

不仁于巫人矣然非其初本心之弊也其術使
之然耳故人之擇術者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此仁字在擇術也
擇術不處 此仁字在擇術也
焉得智之明 天不之而智也
是智也 是字承
御正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關東曰矢 下語氣
閉函曰箭 不仁節旨
此甚言擇術不慎之可恥
考工記函人 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後
爲甲犀甲七 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
屬甲犀甲七 後智雖并推出無禮義然
合甲犀犀犀 只重不仁上人役軍之之
甲犀百年呢 詞弓矢之人不能大有爲
田壽三百年 祇供不藝之役故以爲喻
合田壽三百 如恥節旨
年凡甲鐵不 此節正爲入擇術處乃一
墊則不堅已 章大要須真知字要玩
微則境凡察 仁者節旨
道之道既其 此實指爲仁處借射以發
續室欲其窳 明之仁者只作爲仁之人
也砥其裏欲 如射二字虛昌射者以下
其易也砥其 皆就射上說而爲仁由已
朕欲其直也 意在言外正已影射自修
也舉而砥之 其德發字影射行仁中字
也舉而砥之 影射仁政化成勝已影射

不仁于巫人矣然非其初本心之弊也其術使
之然耳故人之擇術者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此仁字在擇術也
擇術不處 此仁字在擇術也
焉得智之明 天不之而智也
是智也 是字承
御正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不仁于巫人矣然非其初本心之弊也其術使
之然耳故人之擇術者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此仁字在擇術也
擇術不處 此仁字在擇術也
焉得智之明 天不之而智也
是智也 是字承
御正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不仁于巫人矣然非其初本心之弊也其術使
之然耳故人之擇術者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此仁字在擇術也
擇術不處 此仁字在擇術也
焉得智之明 天不之而智也
是智也 是字承
御正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不仁于巫人矣然非其初本心之弊也其術使
之然耳故人之擇術者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此仁字在擇術也
擇術不處 此仁字在擇術也
焉得智之明 天不之而智也
是智也 是字承
御正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是智也 是字承

人皆讓居陶學二節分叙惠之行
何濱為濱之看意形容兩對照都是
器皆不苦欲一層深三層未節是斷其
一年所居成擊不由其隘與不恭即是
聚三年成邑不由其清和也言外有願
學孔子意

伯夷節旨

此節詳叙伯夷之步履一
步以不屑就為歸宿網造
出個隘來非其君非其友
兩其字是以自身律別人
也事君交友是常立朝與
言是暫自擬於朝衣朝冠
在身視天下皆塗炭也堆
是孟子推思見伯夷也細
人冠不正未為甚感而必
去諸侯善辭命無少失禮
而不受不受也者二句就
諸侯說而衆人可知夷之
清到此地位分明有隘
字在

柳下節旨

此節詳叙柳下惠之步履一
步以不屑去為歸宿網造
逼出個不恭來不羞不申
是把進不當事之心以道
即是自覺不怨不悶是把退
亦不當事子既述其行復
引其言祖視視禮不能挽
是把世人都不當事了故
由由以下又舉其行而
想其心與之借泛指爾為
爾者不自失只帶說止之
止字屬入止惠而止字
是惠自止不詳其人
是人人皆可以留惠也惠
之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
不恭字在

不由節旨

此斷清和之幾隘者視天
下無一人足容不恭者視
天下無一人是軫朱子謂
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不

也亦不一與惡人言焉若其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以為辱如以朝衣朝冠坐
十塗炭不必須更少安也然不但惡惡之嚴如此也推極其惡惡之心思與鄰人立
其冠不正亦少失禮耳非若甚不可與之人亦非有其可絕之行乃望望然去之而
不顧若將浼已焉其心知是是故當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其大雖不可知
而其外似無失禮宜若不必却者而彼則以為辭命雖善而人未必善亦不受也所
以不受者何為也哉蓋凡受之者必其潔于就之也彼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
惡人之朝是亦不必就之為潔而切切于就
也伯夷之嚴丁惡惡而不輕與入羣如此
不卑不官
柳下惠蓋好君不羞不卑不官
也伯夷之嚴丁惡惡而不輕與入羣如此
不卑不官
柳下惠蓋好君不羞不卑不官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我哉故由自然之昏而不自失焉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此句亦不居言已無往不潔

惠既和必有不恭處孟子
直說他極與不恭不曾說
流弊如此君子不由夷惠
一偏之清和自必由中庸
之道矣此孟子所以願學
孔子也

聖補註備上蓋卷之終

新訂四書補註備上蓋卷之二

粵東鄧 林選樞先生手著

齋 燿耀編次

寶安鄭友珊先生重校

溫後學杜定基元增訂

公孫夏葛下 凡十四首第二章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論治歸本于人和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兵家之所尚然要而論之得

也得天時之善者雖可以取勝然持或然之數不知地利之固其形勝之據為可恃

也得天時之固者雖可以取勝然特有形之險不知人心之和其無形之險尤可恃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

勝者天時也夫曰環而攻之則

也此句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何以見天時不知地利試以

也此句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言兵家用攻者觀之彼三里之

小城七里之小郭若易干攻矣乃環其城郭而攻之而不能勝焉夫曰環而攻之則

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能勝者是天時之善終不知地勢之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重此二句兵革非不堅利也粟粟非不多也

言兵革木粟總

天時 天時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以固結人
時曰有支子 而支于有孤 心為本首節推用兵之要
虛王相王節 歸重人和上二三節詳天
時字時四時 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曰曰辰子丑 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寅卯辰巳午 天時節旨
未申酉戌亥 天時地利未也人和本也
為交甲乙丙 較量三句且虛說所以不
丁戊己庚辛 較量三句且虛說所以不
壬癸為壬亥 知之故全在下文註孤虛
千所以配時 或就千支上看或就五行
日而用之也 土看可兼用
兵家只就孤 三里節旨
虛旺相上論 此申天時不知地利就攻
吉凶四字以 指言在環攻不勝上見
四書補註卷之二

辭上臣字活下貨字死取者乎此吾之所以不受于齊者亦是也子說統云此章問答全為是辭致難解之意處有可思得以求辭之受而律我之不受于齊哉

平陸

廣輿記平陽府有平陸縣大夫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縣下大夫受郡

戰 戰曰戰置杖曰戈戰良丈六尺

○受之平陸也 謂其有主持感之 軍法五人為伍而以下二人一為之長持戰之士即伍長之上

且而失伍 失伍不在伍則受之享 重在上 且不得三言即平陸齊下邑也大夫

師之時一日而三天其行伍之刻則殺而去之否乎 然則失伍也亦矣 然

字承不待三來失伍以比 失伍也 然則失伍也亦矣 然

失職亦多矣 應三失伍句 失職亦多矣 應三失伍句 失職亦多矣 應三失伍句

水道是深谷有水處 失職亦多矣 應三失伍句 失職亦多矣 應三失伍句

得為也 此指上死散言非得為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 距心大夫

孟子因責之曰官之不可失職猶士之不可失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亦多矣 子之職

在養民今凶年飢歲子之民老弱則飢餓展轉于溝壑之中壯者則離散而之四

方以就食者幾于人矣 民之失所如此子之失伍也不亦多乎 大夫猶未悟其失

出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憫之但賑恤民窮不困下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不

幾乎人當總承轉 只有一失羊 受是 受是 受是 受是 受是 受是 受是 受是 受是 受是

矣 猶云替他 求牧焉而不得 則責其平 喻致臣而去 抑亦立而

死 立是坐視不救 死 立是坐視不救 死 立是坐視不救 死 立是坐視不救 死 立是坐視不救

孟子又責之曰子亦安得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哉 蓋為君牧民猶為

人牧羊也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地 取草以養之 矣

使求牧地而不得是不得專其牧羊之任也 則將反牛羊于其人乎 抑亦立而

視牛羊之死與子試思之子之為王牧民何以異此距心乃悟曰牧民而不知預求

所以養之而又不能辭其事而去 他日於百里為都者知五人焉 知是

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辭者也 他日於百里為都者知五人焉 知是

知罪者惟距心 罪是矣 知罪者惟距心 罪是矣 知罪者惟距心 罪是矣 知罪者惟距心 罪是矣

之罪也 此字最使民失所與 為都治邑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孔大夫姓也 為王

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那矣 然而齊卒不 然其罪也 孟子固欲使距心知之并

得為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欲使齊王聞之故他日見于王曰王

之為都而治民者臣所知識有五人焉 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

於是已責距心之言與距心所以自責之言 一為王誦之 欲以諷曉王而使之

惕然省也 王亦自悟曰奉命者雖在臣而制命者則在君民之展轉離散此則

寡人失政之罪也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各任罪如此惜乎其無改悔之實也

○孟子謂齊曰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孟子謂齊曰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謂是

靈丘
地理志云代
郡有靈丘縣

揜之實政何哉
調蠲章旨
此章見守官守道各有不
同蠲蠲可以去則去孟子
可以久則久也

謂蠲節旨
辭靈丘守官守道請士師
而言其意也乃略迹而見
諒其心也下句正解之駁
月二句是激之使言不魯
諷之使云

諫於節旨
上句見其善事君之忠下
句見其得守己之義

齊人節旨
為蠲蠲者謂諫而事
君之義若一去而守身之
節彰也自為吾不狂重孟
子不能去也

公都節旨
以告是言以齊人所譏之
言也母亦齊人見乎

也此正辭靈丘而
請士師本心
今既數月矣數月是言其久
未可以言也
從數月中說來
也

夫也靈丘齊下邑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謂
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似有理也為士師刑官而近王有刑罰之不中者可以言而諫之也夫既為可以
言而請朝八官而少進諫也今既數月矣近君之久聞刑罰之得失不為不詳矣
致為臣也
致是還其
致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蓋
地理志云漢
秦山郡靈丘
故城在沂水
縣西

此正明不去之故上四句
引起下三句守官守道其
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
言之從違兩則去見一臺
官展不得正與純釋有餘
祿相反進退就指去與不
去孟子明已之無官守官
責可以不以去只是退進
總有餘祿耳不退則進故
以進字帶說

為刺章旨
此章見待小人之道不區
而嚴與之同使不惡也不
與之言也嗚以存忠厚
之意陰以維道義之防全
是孔子待賈貨家法

為節旨
孟子出而於滕不書王使
尊官節也王驪輔行特旨
王使重孟子之副也朝暮
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只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齊人所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所以為蠲蠲者
善是為

是不言使事以示不取小
人比事之意耳使事謂躬
祭之禮邦交之儀比禮文
制數皆是

齊卿節旨
齊卿四句見禮可以與言
夫既或治之亦是實語註
有司當非一人不指驢說
見不須更與驢言也

自齊章旨
此章見慎終之道然後盡
於人心句最重自說曰核
能盡其心也不以天下儉
其親乃所以盡其心也總
是解木若以美然之疑

自齊章旨
當時墨衰盛行世風趨薄
充廣疑孟子葬親之厚亦
必有道故發此問是喪
事勿勿也以美就不之堅
厚說

公泰山巖懸
是也

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
美之疑無度只是過於厚
盡者無虧欠遺憾之謂美
稍有不到處便是不盡此
正推明棺七寸棺槨之
故也見聖人原情定制有
如是者

不得節旨
此節說已所以美其木之
意上二句輕不過盡言以
起下文則不得自是說說
葬禮下得之方指定棺槨
七寸更加以有財如何可
獨不用之重有財上以為
悅猶俗言如意

且此節旨
上節只就人子說此節更
就化者說直欲無使化者
士親膚愈見子心之不可
不自盡也

吾聞節旨
此其所以盡也

上節只就人子說此節更
就化者說直欲無使化者
士親膚愈見子心之不可
不自盡也

吾聞節旨
此其所以盡也

上節只就人子說此節更
就化者說直欲無使化者
士親膚愈見子心之不可
不自盡也

吾聞節旨
此其所以盡也

吾聞節旨
此其所以盡也

此只反言以結上文意述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不自盡則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十吾親所開君子不薄其親正以物而薄於吾親也言矣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親為重則物為輕也然見已嘗厚於親也不儉所則吾之治喪亦求不儉此節仍合得包者廣不專指權極言以于親身豈太之太矣哉之有財三義。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否曰不可伐也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沈同章旨此意見天討之不可私上沈同章旨是燕子不得與之不得與燕於子喻之是燕相不得有任於而子愆之指求不售於王而私與之晉王指齊王吾子祿命亦字對私而私受之受之指受之指沈同辭祿言何以異於是字指以齊受說齊臣與者言。

民見使民仰皆見固不肯
為之辭皆仰又不必為之
辭也豈徒何帶過為之辭
是目文已過曹代君為辭
又在言外。

致臣意旨
此章見君不以利為王
就上二節齊王見行
道之心下五節深辨時子
見守道之義註中三提道
不行乃所以不受之故而
孟子未嘗顯言者也言外
要得此意。

致臣節旨
孟子雖未嘗受祿畢竟亦
是臣位故云為臣。
王就節旨
王不議今此之留而想繼
此之見是遠別語非留行
語也請與願俱承繼見來
不敢請嫌於進固所願
不忘愛君。

他日節旨
六升四區為
釜釜六斗四
升十釜為鐘
鍾六斛四斗
齊王謬為此說以博好賢
之虛名其所留者又只虛
之中國而不置之朝廷使
大夫國人矜式却遺了君
用一邊分明見孟子廷閣
難用姑使之坐鎮雅俗耳
照下欲富宜重萬鍾上矜
式二字串乃敬而法之也

時子
齊有賢人時
千著書見孟
子新論
時子齊王邊人因字甚諷
陳子孟子邊人以字甚愚
夫時節旨
惡知二字極有含蓄不可
留在道不行意已隱隱矣
此句最重下面因他以萬
鍾為辭始就欲富上較量
意謂欲留子者必諒子之
所欲既非欲富則所欲始
有在矣

王國臣之所願也豈
忍于去而遂忘哉
●他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室
授是與有安置
室是設教之室
養弟以萬鍾是養孟子使
鐘曰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至他日齊王以孟子欲去
事鐘量名受六斛四斗於敬也式法也盡何不也。辭而未決下去乃謂時子曰
我欲當齊國之中而授孟子以居室之隆養其從遊之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
大夫下而國人皆仰其有道之範而有所矜式孟子縱不為寡人留獨不為諸大夫
國人留乎子盍為我言
于孟子而使勿去也
●時子因陳子而告齊王
因是依託意言是
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齊王
是齊王之言陳子之言也
陳子之言也
子但知傳君之命而不知其不可留遂以
時子之言告孟子以達其願留之意焉
●齊王自然信時子
夫時子惡知其
不可也
不可只在道不行而欲富是貪利辭
萬而受萬
萬指萬鍾說
是為
欲富
斷其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
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
乃受此萬鍾之祿是我
孟子答之曰時子以王命留我斯言誠然矣夫時子惡知
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其當去而不可以復留也苟於是而復留焉則是子欲富
矣如使子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而今乃受
齊王留孟子之辭與處
此萬鍾之祿是為欲富者竟如是乎况我本非欲富者也
孟子之法全無好賢真

民見使民仰皆見固不肯
為之辭皆仰又不必為之
辭也豈徒何帶過為之辭
是目文已過曹代君為辭
又在言外。

致臣意旨
此章見君不以利為王
就上二節齊王見行
道之心下五節深辨時子
見守道之義註中三提道
不行乃所以不受之故而
孟子未嘗顯言者也言外
要得此意。

致臣節旨
孟子雖未嘗受祿畢竟亦
是臣位故云為臣。
王就節旨
王不議今此之留而想繼
此之見是遠別語非留行
語也請與願俱承繼見來
不敢請嫌於進固所願
不忘愛君。

他日節旨
六升四區為
釜釜六斗四
升十釜為鐘
鍾六斛四斗
齊王謬為此說以博好賢
之虛名其所留者又只虛
之中國而不置之朝廷使
大夫國人矜式却遺了君
用一邊分明見孟子廷閣
難用姑使之坐鎮雅俗耳
照下欲富宜重萬鍾上矜
式二字串乃敬而法之也

時子
齊有賢人時
千著書見孟
子新論
時子齊王邊人因字甚諷
陳子孟子邊人以字甚愚
夫時節旨
惡知二字極有含蓄不可
留在道不行意已隱隱矣
此句最重下面因他以萬
鍾為辭始就欲富上較量
意謂欲留子者必諒子之
所欲既非欲富則所欲始
有在矣

王國臣之所願也豈
忍于去而遂忘哉
●他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室
授是與有安置
室是設教之室
養弟以萬鍾是養孟子使
鐘曰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至他日齊王以孟子欲去
事鐘量名受六斛四斗於敬也式法也盡何不也。辭而未決下去乃謂時子曰
我欲當齊國之中而授孟子以居室之隆養其從遊之弟子以萬鍾之祿使上而諸
大夫下而國人皆仰其有道之範而有所矜式孟子縱不為寡人留獨不為諸大夫
國人留乎子盍為我言
于孟子而使勿去也
●時子因陳子而告齊王
因是依託意言是
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齊王
是齊王之言陳子之言也
陳子之言也
子但知傳君之命而不知其不可留遂以
時子之言告孟子以達其願留之意焉
●齊王自然信時子
夫時子惡知其
不可也
不可只在道不行而欲富是貪利辭
萬而受萬
萬指萬鍾說
是為
欲富
斷其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
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
乃受此萬鍾之祿是我
孟子答之曰時子以王命留我斯言誠然矣夫時子惡知
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其當去而不可以復留也苟於是而復留焉則是子欲富
矣如使子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而今乃受
齊王留孟子之辭與處
此萬鍾之祿是為欲富者竟如是乎况我本非欲富者也
孟子之法全無好賢真

季孫節旨

此下只衍說欲富情形之為可賤以申上節不受意也此節借他人語表目已懷異字虛下正明其異上使字是國君使之非假使者同雙斷而之使不又使則子叔疑使

古之節旨

此節重一賤字總見不可復留之意以有易無古無專利之計有司治之古無征商之法有賤丈夫三句是正釋龍斷而私龍斷者在言亦有一網羅盡之意

去齊章旨

此章見君子不可輕留重無王命上首節去國而有所望次節因人之留行而示以絕之意三四節因人之不悅而明其絕之之由兩引事一是君使人留賢一是人勉君留賢皆非無王命而私留者

書

書齊大夫之封見厥俗通有書氏孟子宿書者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魯穆公

去齊節旨

孟子留宿於晝且至三宿自是望王留行心事有欲節旨子思曰吾國為王留行是記者書法答

上孟卷二

心徒以利來誘孟子而時子陳子俱以王命為可留君臣師弟之間有心也故引季孫之言釋龍斷之說只詳利之一字以曉之而道之行不行勿論

古之節旨

此節重一賤字總見不可復留之意以有易無古無專利之計有司治之古無征商之法有賤丈夫三句是正釋龍斷而私龍斷者在言亦有一網羅盡之意

去齊章旨

此章見君子不可輕留重無王命上首節去國而有所望次節因人之留行而示以絕之意三四節因人之不悅而明其絕之之由兩引事一是君使人留賢一是人勉君留賢皆非無王命而私留者

書

書齊大夫之封見厥俗通有書氏孟子宿書者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魯穆公

去齊節旨

孟子留宿於晝且至三宿自是望王留行心事有欲節旨子思曰吾國為王留行是記者書法答

可與于子思欲留行當先言於王得其曰可荷君與悔悟因奉王命來留方可大夫慕周公今王不留而客代留是速伯禽之治行之行也不應示不欲聞其政化開公言隱凡而卧示不欲見其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睦鄰國其與也勃矣

容不節旨

明語于語以古八留賢之道也兩無人乎俱反言以見其有人上入字是繆公使之下入字非二子所使乃自有入使繆公不失禮於賢稱書云繆公自能尊子子碩兒也禮子思不待維持調護也禮子云子柳齊王不能如繆公則必維之母死子碩持調護而後可為客計者請見子柳曰當以安世柳申詳之法而何以哉子碩責齊王以尊禮子思之事曰子柳曰申詳也

世柳

子柳字子柳乃自有入使繆公不失禮於賢稱書云繆公自能尊子子碩兒也禮子思不待維持調護也禮子云子柳齊王不能如繆公則必維之母死子碩持調護而後可為客計者請見子柳曰當以安世柳申詳之法而何以哉子碩責齊王以尊禮子思之事曰子柳曰申詳也

子為節旨

人之母以世柳字子柳乃自有入使繆公不失禮於賢稱書云繆公自能尊子子碩兒也禮子思不待維持調護也禮子云子柳齊王不能如繆公則必維之母死子碩持調護而後可為客計者請見子柳曰當以安世柳申詳之法而何以哉子碩責齊王以尊禮子思之事曰子柳曰申詳也

平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其言指曰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何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惟柳

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而不可苟留也必齊戒越宿而後敢言其誠敬如此莫夫子之聽之也今夫子乃卧而不聽自此以後請勿復敢來見矣孟子曰坐我明言以語子昔者魯公尊禮子思若無人何候于子思之側而道達其誠意則子思必去不能安而留之矣世柳申詳二子義不苟容若無人在乎繆公之側維持調護則公之禮意或衰二子必去不能安其身

而留之也

子為長尊處弟指留行之客長者對也

而不及子思是子思之事子絕

長尊絕即拒意指不

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

我之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乎

我之我之所以為長者慮而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矣夫不以子思待我則子留我者適以拒我也豈非先絕長者乎則我之卧而不應者宜也豈為長者先絕子乎

亦可以自反而不

輕視長者為可去可留

之人也如何及子思

學去齊是出書

君士語曰不識王不可以為易武王指則其明也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不可不識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鑿不制產而罔民爲富不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鄰用助仁也取於民有制爲仁不富也意重戒爲富也

夏后節旨 此以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欲不緩民事者知所法也首三句並列只渾淪說註細解俱不可用田數以漸而加者夏時洪水方乎可耕之地尚少而民用亦約後來開墾漸廣民得益煩不得不加也其實皆什一加重看正

是取民有制釋徹助而不名穆一稱龍及貢者隱見徹助之意亦曰子之術徹陳慧生云周變助爲徹者矣吾有疾子想亦爲後求助耕公田人

能已乎文擊多推諉故不若通力合作曰請言之計畝均分耳乃孟子不用

鄉鄰不以爲又多自占便宜終不若樂國不以作日收各自盡其力之爲爲得而不愈也

視生如死視上節既備舉取民有制之當如貧處法此則酌其所宜行者通之家如逆旅節俱龍子語專言貢之之舍凡此舉善正以形助之善後數歲

疾而貢不能句是就數歲較量個不豐勸刑罰不能不歡中道爲取民定額多威遠利害取句是設詞樂歲非寡取

不難移國不必欲滿其常數也爲民父母至未俱與四年取盈來親友御妻子林氏曰禹貢九州之賦有制僕隸此矣

源哉突方能之常數又因遊隙則視其已之乎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

公田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大田三章云視年之上下以出欵法則

有與義義與貢有何不善龍子之言乃四書補注其旨

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鑿不制產而罔民爲富不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鄰用助仁也取於民有制爲仁不富也意重戒爲富也

夏后節旨 此以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欲不緩民事者知所法也首三句並列只渾淪說註細解俱不可用田數以漸而加者夏時洪水方乎可耕之地尚少而民用亦約後來開墾漸廣民得益煩不得不加也其實皆什一加重看正

是取民有制釋徹助而不名穆一稱龍及貢者隱見徹助之意亦曰子之術徹陳慧生云周變助爲徹者矣吾有疾子想亦爲後求助耕公田人

能已乎文擊多推諉故不若通力合作曰請言之計畝均分耳乃孟子不用

鄉鄰不以爲又多自占便宜終不若樂國不以作日收各自盡其力之爲爲得而不愈也

視生如死視上節既備舉取民有制之當如貧處法此則酌其所宜行者通之家如逆旅節俱龍子語專言貢之之舍凡此舉善正以形助之善後數歲

疾而貢不能句是就數歲較量個不豐勸刑罰不能不歡中道爲取民定額多威遠利害取句是設詞樂歲非寡取

不難移國不必欲滿其常數也爲民父母至未俱與四年取盈來親友御妻子林氏曰禹貢九州之賦有制僕隸此矣

源哉突方能之常數又因遊隙則視其已之乎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

公田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大田三章云視年之上下以出欵法則有與義義與貢有何不善龍子之言乃四書補注其旨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二區但借其力以鑿不制產而罔民爲富不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仁也取於民有制爲仁不富也意重戒爲富邊

夏后節旨 此以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欲不緩民事者知所法也首三句並列只渾淪說註細解俱不可用田數以漸而加者夏時洪水方乎可耕之地尚少而民用亦約後來開墾漸廣民用益煩不得不加也其實皆什一而重看正是取民有制釋微助而不

列子云龍子 龍子一稱龍 及貢者隱見微助之意亦相通而貢則有下文一段曰子之術微陳慧生云周變助爲微者矣吾有疾子想亦爲後來助耕公田人能已乎文擊多推諉故不若通力合作曰請言子之計畝均分耳乃孟子不用

龍子節旨 喜失而不憂 視生如死視 當如貧處 法此則酌其所宜行者通之家如逆旅 節俱龍子語專言貢之不之舍凡此舉 善正以形助之善後數歲疾窮實不能 何是就數歲數個不豐勸刑罰不能 不歉中道爲取民定額多威遠實利害 取何是設詞樂歲非寡取不難易哀樂 拘於常數也四年非加賦不能移國不 必欲滿其常數也爲民父母至未俱與四年取盈來親友御妻子 林氏曰禹貢九州之賦有制侯隸此矣 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疾哉矣方能 之常數又因遊隙則視其已之乎 費因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大田三章云 視年之上下以出欵法則有美善與否有不善龍子之言乃四書補注諸旨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二區但借其力以鑿不制產而罔民爲富不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仁也取於民有制爲仁不富也意重戒爲富邊

夏后節旨 此以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欲不緩民事者知所法也首三句並列只渾淪說註細解俱不可用田數以漸而加者夏時洪水方乎可耕之地尚少而民用亦約後來開墾漸廣民用益煩不得不加也其實皆什一而重看正是取民有制釋微助而不

列子云龍子 龍子一稱龍 及貢者隱見微助之意亦相通而貢則有下文一段曰子之術微陳慧生云周變助爲微者矣吾有疾子想亦爲後來助耕公田人能已乎文擊多推諉故不若通力合作曰請言子之計畝均分耳乃孟子不用

龍子節旨 喜失而不憂 視生如死視 當如貧處 法此則酌其所宜行者通之家如逆旅 節俱龍子語專言貢之不之舍凡此舉 善正以形助之善後數歲疾窮實不能 何是就數歲數個不豐勸刑罰不能 不歉中道爲取民定額多威遠實利害 取何是設詞樂歲非寡取不難易哀樂 拘於常數也四年非加賦不能移國不 必欲滿其常數也爲民父母至未俱與四年取盈來親友御妻子 林氏曰禹貢九州之賦有制侯隸此矣 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疾哉矣方能 之常數又因遊隙則視其已之乎 費因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大田三章云 視年之上下以出欵法則有美善與否有不善龍子之言乃四書補注諸旨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二區但借其力以鑿不制產而罔民爲富不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仁也取於民有制爲仁不富也意重戒爲富邊

夏后節旨 此以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欲不緩民事者知所法也首三句並列只渾淪說註細解俱不可用田數以漸而加者夏時洪水方乎可耕之地尚少而民用亦約後來開墾漸廣民用益煩不得不加也其實皆什一而重看正是取民有制釋微助而不

列子云龍子 龍子一稱龍 及貢者隱見微助之意亦相通而貢則有下文一段曰子之術微陳慧生云周變助爲微者矣吾有疾子想亦爲後來助耕公田人能已乎文擊多推諉故不若通力合作曰請言子之計畝均分耳乃孟子不用

龍子節旨 喜失而不憂 視生如死視 當如貧處 法此則酌其所宜行者通之家如逆旅 節俱龍子語專言貢之不之舍凡此舉 善正以形助之善後數歲疾窮實不能 何是就數歲數個不豐勸刑罰不能 不歉中道爲取民定額多威遠實利害 取何是設詞樂歲非寡取不難易哀樂 拘於常數也四年非加賦不能移國不 必欲滿其常數也爲民父母至未俱與四年取盈來親友御妻子 林氏曰禹貢九州之賦有制侯隸此矣 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疾哉矣方能 之常數又因遊隙則視其已之乎 費因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大田三章云 視年之上下以出欵法則有美善與否有不善龍子之言乃四書補注諸旨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二區但借其力以鑿不制產而罔民爲富不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仁也取於民有制爲仁不富也意重戒爲富邊

夏后節旨 此以三代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欲不緩民事者知所法也首三句並列只渾淪說註細解俱不可用田數以漸而加者夏時洪水方乎可耕之地尚少而民用亦約後來開墾漸廣民用益煩不得不加也其實皆什一而重看正是取民有制釋微助而不

列子云龍子 龍子一稱龍 及貢者隱見微助之意亦相通而貢則有下文一段曰子之術微陳慧生云周變助爲微者矣吾有疾子想亦爲後來助耕公田人能已乎文擊多推諉故不若通力合作曰請言子之計畝均分耳乃孟子不用

龍子節旨 喜失而不憂 視生如死視 當如貧處 法此則酌其所宜行者通之家如逆旅 節俱龍子語專言貢之不之舍凡此舉 善正以形助之善後數歲疾窮實不能 何是就數歲數個不豐勸刑罰不能 不歉中道爲取民定額多威遠實利害 取何是設詞樂歲非寡取不難易哀樂 拘於常數也四年非加賦不能移國不 必欲滿其常數也爲民父母至未俱與四年取盈來親友御妻子 林氏曰禹貢九州之賦有制侯隸此矣 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疾哉矣方能 之常數又因遊隙則視其已之乎 費因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大田三章云 視年之上下以出欵法則有美善與否有不善龍子之言乃四書補注諸旨

發自振不阻於卑弱意新
國正與問爲國相應。
使軍節旨
此節是論論下方指際言
之重夫仁政可以正經界
爲主經界不正以下一反
一正無非發明上意不均
跟不正不乎跟不均語意
相承正則田因界而有定
分何難於分田賦因田而
有定法何難於制祿制祿
奉分田交暴君汗吏即註
三倉暴也豪強指在下倉
野中國
周禮地官遂暴指在上溝塗封植之界
人凡治野夫經緯錯綜種者爲經橫者
開有遂遂土爲緯只與經字有緯在其
有徑十夫有中溝水界包漚漚川說塗
漚漚上有吟陸界包徑道說封土
百夫有漚漚五里一畝植植木也
土有涂下夫夫勝節旨
有漚漚上有此惟原分田制祿之由將
始也言始必有也非將然

今子之君將行仁政特選擇於羣臣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爲之
無負君所託也夫仁政之事多端必自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始使經界有正則
公私之田無一之之分而豪強得以兼并于是井地有不均矣賦出子田田無定分
則賦無定法而會暴得以多取于是穀祿有不平矣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而
廢之苟經界既正則豪強無所容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而不勞餘力矣此仁政所以必自經界始也。
夫勝壤地偏小義地是土
狹將爲君子焉而任在者將爲野人焉野人是耕
無君子真治野人治是出政之無野
人真君子養是出賦稅以養之也言勝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
偏廢也夫勝之爲國壤地雖云偏小然將必有爲君子而仕者焉將必有爲野人
也而耕者焉使無君子則莫以出政令而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也使無野人
則莫以供賦稅而養君也請野二節請字貫下句九字是分田一字是制祿九
子故田不可不分也
國中什使自賦什是分田一是一制祿什。以田之畝數言十此分
其八區也
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
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受傳爲溝漚使什而自賦其一盡用貢法
也周所謂鄉漚漚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然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詳請于
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九什一矣都鄙之野田可井則畫爲九一而行助
法于鄉遂之國中田難井則則什分取一使自賦于上亦
所以濟助之不及也此周禮法正如此而君子養野人治矣
卿以下包大夫
川上有路此之將無君子二句申上必
經用貢之有此兩樣人見相須意此
法也冬官考分田制祿不可偏廢經界
工記匠人爲所以當正也制祿亦是爲
漚漚八爲民側重野人遺
井井開廣四請野節旨
尺澤四尺謂此節正答井地之問重九
之溝方十里一而助何國中奏用貢法
爲成成問廣以濟助去之漚漚地少
八尺深八尺都鄙地多也九一宜漚
謂之漚方百講留下方里節地行助則
漚爲同同間政分田所入以爲君子之
漚二母深二漚用貢則使十日賦以
何謂之漚此充國家所用呂氏云是周
都鄙用其田漚法却不全周禮法故
之法也
守望
但公田耕法欲法不同
相助以守而故下而助字微其言法後
此不可以威來加重故下什一字助當
武奮相助以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
望而彼不可使自賦字
以投隙來卿以節旨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夫田云者謂取先

汝出河南大
息山至蔡州
八淮之馬首
自噴豕導漢
東流爲漢又
東流爲浪之
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
于江東滙澤
爲彭蠡東爲
北江入于海
淮內始爲
山馬首曰
淮自相相東
會于泗沂東
八于海又曰
淮沂其交浮
千淮泗達于
河○泗出秦
山陰尾有泗
源南至下邳
八淮

分人節旨
此解楚辭之所以憂見
得爲已憂正爲天下憂以
著其所憂之大意分財致
善但謂患忠者從人字上
見小耳若是爲天下得人
則且盡天下而患之忠之
故曰仁蓋仁者以天下爲
一體者也誠入主謂讓說
難未得人而爲天下求之
則難惟難故憂也

理言執守至此三提總綱
收結獨可掛且爲一句
用夏節旨
許行之謬上文已闕蓋此
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
乃其餘意也吾開用夏二
句起直至爲不善變矣方
是該落緊應處本節以責
其倍師註陳相變於夷句
宜渾陳良六句不是揄揚
陳良之爲人正見相兄弟
母簡狄有娥不可倍意周公有相道仲
氏之女爲魯尼有師道俱本得統於堯
次如見玄鳥舜來

昔者節旨
此引地門之不倍師以曉
論警動之不倍師有四層
看來却是兩段上段相繼
而哭悲失所宗也此是門
目劫百姓不而哭悲失所宗也此是門
親五品不遜人不倍師獨居三年感繼
汝作司徒傲無既也子貢之不倍師較
數五教在寬甚於門人矣下段欲以事

謂之仁得人是得賢者仁
最矣天下與身易就人情
難就得人難就天下得人
難就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有限而難久惟若堯
之得舜舜之得禹堯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
所以爲仁義之憂惟在于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爲甚大也彼且入夫養而分人
仁也言以財則其及人之澤謂之惠可也憂入無知而教人以善則其愛民之實
謂之忠可也惟爲天下得人若堯舜之得禹堯陶則其爲惠也夫其爲忠也
博斯謂之仁焉夫仁覆天下而惟係于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以天下與人但
有公心者類能之簡易也若夫爲天下得人非有知人之哲者孔子曰大哉
不能也不亦難哉此堯舜所以切切然而以不得人爲已憂也

看天下而不與焉舜之治天下所以以此蕩蕩蕩蕩者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此
不必耕意則法也蕩蕩蕩蕩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魏魏高天堯舜用心之
可見矣孔子贊堯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之蕩蕩蕩蕩子德之廣大
民無能名焉其贊舜有曰君哉舜也魏魏乎以匹夫有天下而若不與焉山孔子之
言觀之則知堯舜之治天下所以以此蕩蕩蕩蕩者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以所憂者
在于爲天下得人以此蕩蕩蕩蕩者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以所憂者在于爲天下得人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楚是南
楚之國
楚之國
楚之國

司徒 夫子者事有若見思慕之

也 漢漢之秋陽暴之 兩之字指 歸聖奇宦 歸聖奇宦 歸聖奇宦

司徒 此此是三子不倍師歸

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

也 司徒 萬民 子之不倍師較深於三子

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天子

之衆故謂之 矣三子在氣象上擬聖之

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熱也秋曰燥烈言暴之乾也歸聖奇宦白貌向加也言天子

似不如曾子在心體上擬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聖之真江漢濯秋陽暴俱

獨未聞聖門之尊其師者乎昔者孔子沒至千三年之外門人心服已畢各治其

假借形容濯以江漢則非

其師如此子貢獨不忍遠去反而築室于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才貢之追慕

則非尋常表暴之功總

其師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之禮

聖心之症不存萬理明淨

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而強曾子與之同事曾子曰不可師原論道德不論形似吾

故曰歸聖不可向歸歸即

夫子之道德極其純粹而無雜其諸河漢以濯之者矣又極其明著而無累其諸秋

承上二句言不可向則又

豈有若所能彷彿哉是曾子篤信其師而不忍倍者又如此 今也南蠻詘舌之人

誰得而似之

今也與上非先王之道之教言 子夏之師聖之 師指陳良學 亦莫於曾子矣

此方責他學詐行之非非

先王之道非字不訓詁毀 喪子路亦然言相反也曾子不事山聖

先王之若陳相乃師非聖

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者也子乃傷子之 師而學之亦大異于曾子之尊師者矣

出於節旨

此令下節見他所繼之不 飲則歸風

又曰令仲夏 言陳相由高下正意實

補在言外 引魯頌見許行之道之邪

陰而後動者

為聖人所必誅也戎狄是 者故曰魯頌是變於夷

也 引魯頌見許行之道之邪

者故曰魯頌是變於夷 謂之荆狄之 夷故又總曰魯不義變正

也 應變於夷何以正其罪

大饑羣舒侯 從許節旨

五尺

開口說從許子之道不備 為許子置辨并估師之失

人生二十則

亦辨之也市價家貳句為 主無偽不欺俱跟不二來

六尺五尺之

下四句正言不貳之實價 相若謂長短長同價短與

童貞成童以

短同價也輕重多寡大小 亦然註不論精粗美惡是

下也

禮運云治其 意下意宜渾未經辟績為

麻絲以為布

麻已經條析為縷縷盡所 吐也細絲為縷縷盡所

帛

帛也細絲為縷縷盡所 吐也細絲為縷縷盡所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麻縷絲綈 夫物節旨 小同則賈即相者市賈之不或加此 且夫物之不齊 物之情

此孟子闢許行齊價之非 物之情言氣化有參差人 此許子之道之善而有可從者也 且夫物之不齊 齊就精粗美惡言 物之情

云東門之池 工有巧拙乃自然之實理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也然之理或相倍或相十萬 不齊之極致 子比而之 伯千萬之相去

可以滙麻又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者同一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云不結其麻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市也波變郭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璞麻質白草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皮之良莫貴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為麻用無不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給服無不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麻是本然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者織則因麻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以成○周禮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而辨其物焉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買充州厥貢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漆縹厥篚織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文青州岱吹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絲泉○陶淵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明云敗絮自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擁何歎見子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容已處夷子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墨者章旨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此章孟子闢兼愛以明正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道重一木一草一以本生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愛以本立本一則愛正不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得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而厚堯其親正良心之動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於一本而不自知者孟子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從此處痛言仁人孝子之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道以桃醒之宜夷子問言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而悟也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墨者節旨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切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也求見吾儒便是反正之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機吾固願見以下詞其婉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曲有使其欣然愛慕意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他日節旨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孟子所以告夷子者俱是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因明通徹學墨氏者夷子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之蔽而厚堯親者本心之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明如以厚為是則與其道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之薄者反矣加以薄為是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則其厚者非矣此欲夷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子反其本心也所賤事親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之句非直折語乃故意激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他見其為是也我且未見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而先直之吾聞夷子乃學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于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喪也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以薄為其道也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不歌三句言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然而夷子其親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徐子以告夷子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却於未見則而直之者正 倍蓰什伯千萬正其精粗 賈也 是亂天下也 就物賈 巨履履賈 巨履喻精美小履喻粗惡同賈與上

此節提出一利字正是勸
破世情語如以利以下是
反詰曰氣君子論義不論
利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
論等尺難道便枉為直尺
亦可為不成

趙簡節有
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
意見其能守義此引王良
泣曰百羊之
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見
皮不如此一狐
其不徇利序述王良重我
之腋眾人之
不貫五句為丁羞與之比
唯唯不如周
立案正意亦在下節見之
舍之謂誘舍
請復非要辭賤工之名只
亡我未嘗聞
欲自見其長以明守法家
吾過也○簡
謂之意謂王良想是使人
子獵於晉山
謂之觀下文自非面語豈
之陽鷹鷹而
為之四句正見不可意禽
歎曰吾有禽獸之來不皆當
射者
也
穀之馬數于
左在顧盼迎而射之矣但
多力之士數
當頭者能射左右皆不能
百欲以獵獸
射故舍正法驅車左右以
以一朝之暫而獲禽之多
雙矣反命于簡子曰王良
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王良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此節提出一利字正是勸
有利亦將為之邪
夫君子之不見諸侯者以義言也而利非所計矣且夫所謂枉
甚言其不可也
尺而直尋者不顧道義而急于功效不過以利言也如計利
為心則惟利是徇不但枉尺直尋而後為之即枉尋直尺盡喪其
所守之節而可以小得富貴之利亦將為之與吾知其必不可矣
昔者趙簡子使
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禽
終日不自朝至
暮不獲是不得雙矣反命曰
吾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禽
反命復
命簡子曰天下之賤工
也賤工是
拙工
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
朝而獲禽
此句與終日不獲
反看雙矣反
命簡子曰我使嬖奚乘與女乘
嬖奚謂王良不可不
命簡子曰我使嬖奚乘與女乘
嬖奚謂王良不可不
命簡子曰我使嬖奚乘與女乘
嬖奚謂王良不可不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也吾恐卿
賢以獵吉也
御相成駮矣不能意辭字
乘之命正以宋馳驅之範
一作郵良字
御者節旨
御者四句緊連上節說義
無恤趙簡子
字重看只字對照君子若
之御也簡子
丘陵暗影枉尺直尋弗為
御師既戰
也三字直掃他宜若可為
簡子自矜其
功良亦矜曰
詞氣凛然如枉道何法君
我而射將絕
子不以貽羞致詢何也應
吾能止之我
前何哉總是說如何其可
也且子二句又進一層枉
已即是枉道未有能直人
則徒枉而已直尋直字以
伸言直人直字以正言
景春章旨

民服厥命同而殺童子乃其甚者
有不悅其為其節有
有邦厥邦乃此節且就葛伯一事說四
曰後我后后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者
來無謂同一諒其心之無他也
東征湯始節有

武成篇云恭此與多謀寡詞而意少
天成命肆子異彼重為政於天下此重
東征緩厥土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不
女惟其士女言天下信之者以上文皆
籃厥玄黃昭曰二句民心已盡乎子自
我周王天休湯始征至後我皆書辭民
震動用附我之望之二句釋書意言湯
大邑周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
三禮圖云筐之深又引書証民之大悅
以竹為之長有攸節有
三尺廣一尺引武王大意重救民取殘
深六寸足高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有
三寸上有益彼二句迴東征之由匪厥
也必入玄黃何狀民情之悅細我何是
於篚者益天士女之言惟臣附則其實

非以天下為富夫葛伯無道至殺童子極矣湯為其殺是童子而舉兵征之四海
而欲得之也之內皆曰湯之征葛非以天下為富而征之也為匹夫匹婦復其
無罪殺之也天湯始征葛載十二征而無敵於天下十一征如韋顧昆
下莫不誦湯之心矣湯始征葛載十二征而無敵於天下十一征如韋顧昆
而征西夷怨而征北狄怨遠見近意日為後我民之望之指若
大皇之望而歸市者弗止市著不獲手田誅君用其民
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我后后來其無罰君之刑罰所征十一國也除
已見觀商書仲虺之誥又云成湯如與兵以征伐無道之國乃自葛始從此討罪
前篇言伐暴九十一征而皆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
怨之怨之者皆曰奚為後我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望之惟恐其弗至若夫
早之望雨也及其既至則商安于市而歸市者弗止農安于野而共者不變其虐
民之君用其受虐之民如時雨降于大旱之後而民心不勝其大悅焉故商書大甲
篇曰後我后我后來其庶幾無虐政之罰乎蓋其大悅有如此此湯之行王政未有
惡而伐有攸為臣作所字東征緩厥土厥其也土是男子女是婦人匪厥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水火喻虐政害民其殘而巳矣
於水火之喻虐政害民其殘而巳矣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黃紱我周王見休我周王是惟臣附于大邑周尊之之辭其君實黃王匪以
迎其君子君子指商臣下其小人指周將帥其小人指商民下小人指周士卒救民

段干木學於

今人言

往見焉此曰

段干木踰垣而壁

之指文侯

泄柳閉門而不內

公不得進見

此引段泄未為臣而守義

居西河之上之嚴也已甚勿勿太眩二

魏文侯師之

子言必遇如是之君則不

因知段于木

見方為已甚若不迫斷不

之賢過其虛見也斯可以見輕帶

必式且曰于

陽貨節有

此引孔子之不為已甚而

人光乎地于

見貨以答其禮也大夫有

木富乎義寡

賜三句是禮意貨寡之以

人富乎財於

招致孔子者嚙亡往拜賢

是講相之致

未嘗見乃曰豈得不見者

祿百萬于木

雖不見其名則見見之也

不肯受嘗遺

門子未踰墻

不見也貨本陪臣而以大

而避○秦欲

夫自處孔子即以大夫待

攻魏司馬唐

之亦不為已甚意

曰諫曰段干

木賢首也而

此引曾路所譏發士人羞

惡之心也荀君諷欲得

莫不聞不可

權貴之心費多少精神打

加兵幾按兵

點故曰病于夏畦報報是

往見者也盛當是時陽貨先來加禮

孔子豈得不往見

之若不先則不見也此孔子所以為禮義之中正哉

曾自擔簞病

是甚惡也

說死云管線

非田所知未二句因二子

公問于柳賢

律人之嚴知其自處之正

往見之子柳

不曰守而曰養守或有章

養則車然實得明特得定

開門不納或

曰子以匹夫

全從乎日學問德養來

而杜國君之

駕高若是故

曰吾聞君子

道行則樂其

志不行則樂

其身天下誠

有欲治之君

能行其道則

雖徒法以朝

戴盈節有

什一去關市之征此必盈

之所嘗聞於孟子自故以

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

之井無此一番周旋矣

固猶為之不

然定徒數國

戴盈章有

此章見律當當決意以義

字為斷而知字連字但重

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章有

君之樂也

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

之井無此一番周旋矣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則其言補注

今有節旨
弊政取非其類於獲維
權不即已與與不速改同
歸不義也故先借以為喻

知知節旨

此節只就正意說不兼主
獲維註解乃在言外知字
重看孟子下知知二字謂
盈之原不曾知也義與非
義既辨得分明不必說到
來年未必已即來年果已
其如目前非義何

好辯章旨

此章為關揚墨而發重不
得已上當堯人節是敘事
體昔者四節是議論體敘
事處隱隱合不得已至議
論處始發明之按書云不
必說一代但孔孟
窮而在下其勢倍難耳
好辯節旨

遷行姑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舉厚款
重征之法而盡已之天子以為何如
君子以廉曰請損之月攘
雖月攘比以待來年然後已

孟子曰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

曰指或
曰攘其鄰之雞者
曰攘其鄰之雞者
曰攘其鄰之雞者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公都子自外皆稱天子好辯

巢穴章

禮運者先
王未有宮室
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
飲水則飲水
食土則食土

當義節旨

此節洪水是主道行六句
總形容洪水之害為巢窟
余成九成功
營窟正民無所定處難言
惟汝營窟
時乃追述之詞使禹治水
之美離自
在而不出此言引書言在
美時始既舉
洪水一証可也後面孔孟
舜後舜即引
之懼直承營窟一脈來
為已責也

使禹節旨

此言禹之不得已於自為
也掘地二句是用力處下
五句以成功言治水是上
驅放云者水既注海龍能
自無所居非有意驅放也

大矣其間

夫由治而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亂而反治在聖賢得時其善故雖至難
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
○巢穴之時水逆行汜濫中國
○巢穴之時水逆行汜濫中國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民無所定

使禹治

使禹治
使禹治
使禹治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公都子

大猷 法寓字甚好不過春秋自史之舊文如筆削之新法而作春秋是春秋也

春秋 存疑云春秋 焉耳蓋東周之天子雖僅此書之作爲後世存王者之法其惟春秋乎

天子之事如 固赫然昭昭是孔子以春 天子下勞管 秋存其事故曰天子之事治也

侯則削而不 知其者以其心罪我者以爲異 楊朱程子之言

皆所以存君 託南面之權乃就罪我者 言非孔子本如此也

臣之分也可 聖王節旨 肥廩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而食人也

見其厚典也 分兩截看是禽獸也以上 息道指爲我兼愛

名宰且歸贈 斤揚墨子教之非公明儀 息道指爲我兼愛

以義亂法書 至未著揚墨昭書之大以 塞是阻塞仁義塞則聖獸食

履論進反以 處主橫議句爲綱聖王二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也

志變常所以 句濕下原橫道之由揚墨 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彼身之義故無君無父而視其親無異家人故

定家妄之分 在處主之列正橫議之尤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也

嚴大昏之禮 者盈天下言橫議之廣不 說遍滿於仁義也孟子君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

可見其庸禮 歸二句之率從之多無父 以陷于禽獸而人節制起見亦聖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亦一亂也

也召陵之師 無君見斷氣據曰前引引 聖王不作于上則主持世道者無其人故諸侯無所忌憚而放恣處上

善者善來也 公明之言緊率率獸食人 或人揚朱墨程乃橫議之尤者其言盈滿于天下天下之言仁義者不歸于楊則歸

刑之役再敘 而問不容處充塞在義 兼愛則愛無差等視至親無異路人是無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君臣父

美其善此是 惡波揚墨占了本率獸二 勝言哉昔公明儀言自包有肥廩有肥馬以致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其命德也計 句是結局乃其流弊率獸 人也今揚墨爲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仁以事親義以事君之道不替是邪僻之

罪意尤明白 食人言揚墨率禽獸之效 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相食也此氣化良人事大而天下亂也

凡春秋所貶 以害人心人將相食再推 也此氣化良人事大而天下亂也

者皆是 一步說 也此氣化良人事大而天下亂也

楊朱名朱老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 仁義 距墨也 放淫僻是放蕩

子弟子朱有 有言也躍字線索從孔子 人心惑於 害其事 作於其書 政見事

鄰亡羊道之 嚮來先聖指孔子閉先聖 邪說言 害其事 作於其書 政見事

鄰曰多岐路 距放但閑中事距謂望而 心四句 然揚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

若見日門人不動心章先政而後事是怪之問而不自大綱而至節目此處先答後心都了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曰大真以多昔者節旨

此細結當拜之時六節是以多方養生客位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再將三聖咏嘆一番非本不一而為下承三聖張本三段各未異若是惟重上承裁方見不得已意歸同反一為抑省水邊即不得泥濘表無得幾子遊其門而不違其說也哀哉

詩云節旨此以總結聖王不作二節是主位引詩以申言揚人嘗見祭素墨之當膺而已之辨不容絲者而嘆曰已耳與周公則凡聖人可染於黃則黃

我亦節旨正意前已發明此只重在借三聖以解好辯意我亦人而已為五欲三字承首者水在貴

巴矣故染不到以承三聖者一氣勿斷可不慎也以正人心最重是關揚墨源是色好朝歌頭正人心謂使人心復歸墨子不入所於仁義也邪說為我兼著有墨子十澆盪於此說則為淫辭說六卷凡六十一稿

然則吾所以距之故之以使邪說之息者正所以除其必然之害也昔者禹抑洪水以開聖道也此亦將以人事挽回氣化而或者或以一治也歟

而天下平乎治周風其夷秋亦豈無夷狄馬牛之類而百姓寧居乎哉春秋成則名而亂臣賊子懼懼是惡為惡而抑止也兼井之也谷而觀之生民而亂者而維持救正則存乎其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則天下非禹不能乎也周公秉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則百姓非周公不能安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則亂賊非孔子不能止也此天下之治賴三聖人之功而三聖人所以不得已如此也

則莫我敢承此句亦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為周公所擊則生說見上也魯頌閟宮之詩有云戎狄是膺是懲則莫敢有承而當我者此言周公千也戎狄荆舒之國膺擊懲制使之畏威從化真敵抗違聖人所以正夷狄之防其嚴如此今揚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正是周公所膺也我欲正人心亦字對也我欲正人心亦字對也

功莫辯說得已也此處須看揚墨在內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人心術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慘于夷狄暴戾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豈不得已也所以深憂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深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故我在今日亦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而息揚墨之邪說便不得揚墨兼愛為我之言于邪說之見于行而為說行者則嚴以距之距其害人心者也子之見于言而為說者則擊而放之放其亂人心者也凡以上承三聖之功了聖人之功是之波及乎起而關之豈好辯哉乃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切遠故其說之也詳誠有大不得已者在也不然則三聖之功將無所繼生民之亂不知所終而何以成一治之效哉

能言節旨此是公其責於人意重能字天下皆歸揚墨而衡能言節旨相聖人之徒在與好辨相聖人之徒在心術出邪八正上說方與

匡章秦收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此章總見仲子不得為廉四書音補注皆有

○匡章曰陳子莫不誠廉哉信其必不然也厥陵此居三日不食且無聞見也無聞無見由不食井有食井是地也曠食者過坐矣是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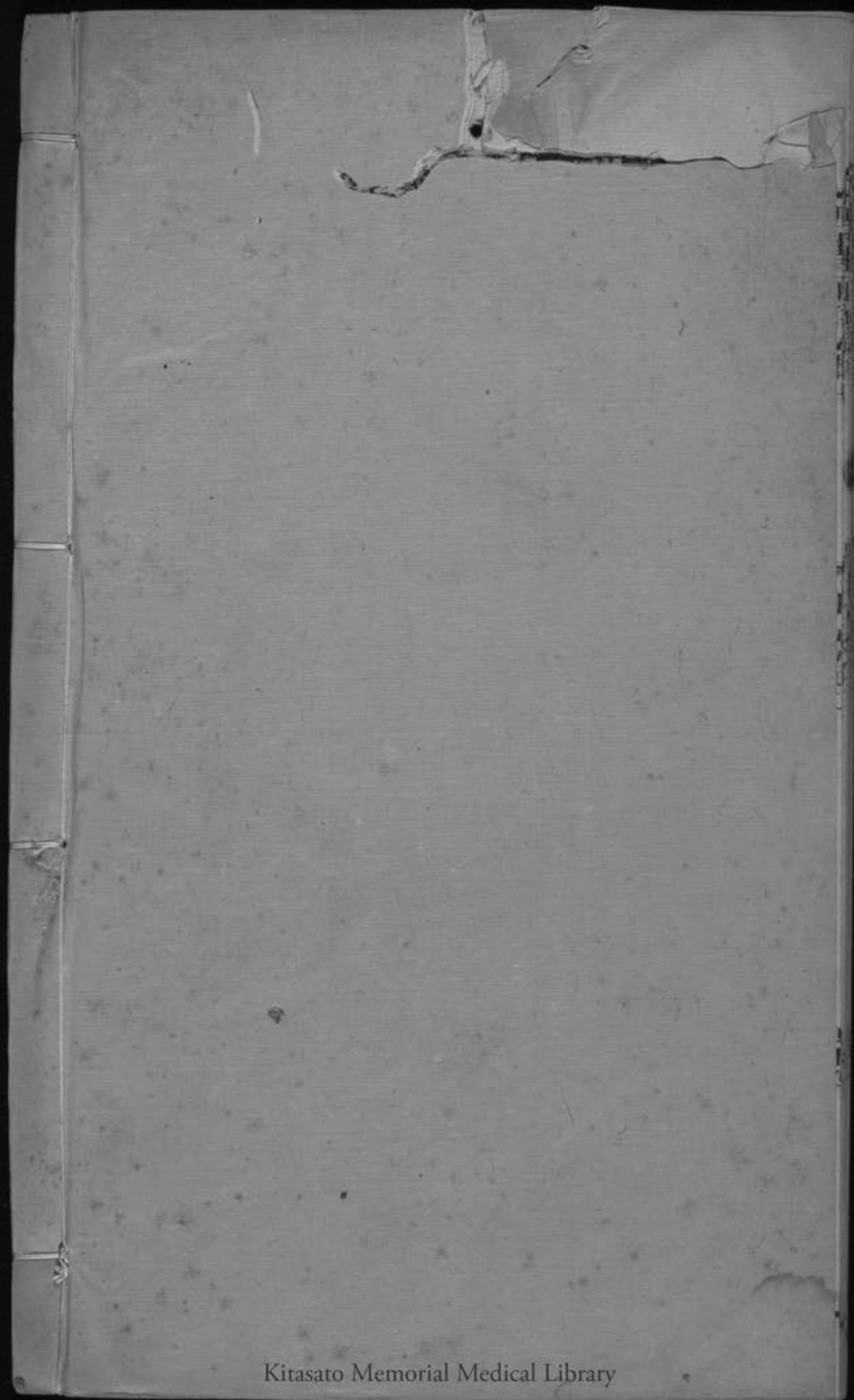
○匡章曰陳子莫不誠廉哉信其必不然也厥陵此居三日不食且無聞見也無聞無見由不食井有食井是地也曠食者過坐矣是是也

○匡章曰陳子莫不誠廉哉信其必不然也厥陵此居三日不食且無聞見也無聞無見由不食井有食井是地也曠食者過坐矣是是也

飲泉其為生後世家數語所以明兄之
 也簡而易足祿可食室可居而非不義
 然仰其穴而也却乃以義為不義而不
 鳴若號若嘯食不居此所謂仲子之操
 若歌其亦有先說辟兄後說離母因兄
 所求即抑其及母也敘事申着此一句
 求易足而目正不曾放鬆了他他日之
 鳴其樂耶其歸是仲子孝忠之發則有
 生之陋而自饋兄生賜者是索巧之事
 悲其不幸耶殺鴉與食是婦人愛憐少
 豈其時至氣子其兄之誠亦是令語感
 作不自知其悟他見彼可以食即我可
 所以然而不以受也敘及出哇為下節
 能自止耶以母則不食起案

盜跖
 盜跖柳下惠此總結上文而斷之見其
 之弟也從卒操不能充也不重責仲子
 九千人橫行廢兄母之倫只重在不能
 天下侵暴諸充其操上類字指母食兄
 後所過之已室說充其操必重責食於
 後民苦之廢之類不食不居如喇然
 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

固以為得所居之義矣及他日歸時則有饋其兄生賜者已類顯而言曰是號號者
 乃不義之物也惡用是號號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號號之鳩也與之食而仲子食
 之適其兄自外至因讓之曰爾今日所食者前日所謂號號之
 肉也仲子乃出而吐其所食之肉焉彼固自以為得所食之義矣
 就出哇以妻則食食之就辭以室則居居就辭以於陵則居居之就
 上見以妻則食食之就辭以室則居居就辭以於陵則居居之就
 是為能充類乎是字指上四句說若仲者顯而後充其操者也此句
 類指不食不居若仲者顯而後充其操者也此句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
 守之操則易之乘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
 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
 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惟人為大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天以母則不食
 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問無有可食者
 以妻則又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即無有可居者矣以於陵則又居之是向為能充
 滿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仲子者必如蚓之無
 求自足而後能充滿其不食不居之操者也歟人而如蚓豈人理也故是則即仲子
 之操以律仲子在仲子向不能自遂其廉而况以廉士之廉律之乎仲子惡能廉
 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
 此廉字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
 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耳未能如
 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